



鄉城文藝

2

1974

一九七四年
第二期

目

錄

鄉城文藝

双月刊

• 乡城之歌 •

| | | |
|-------------------|-----|-----|
| 有一片翠绿的草地 | 梅秀 | (1) |
| 给友人 | 梅秀 | (1) |
| 我们纪念一个仇恨的日子 | 霜育 | (1) |
| 我奔向新的战场 | 一点红 | (2) |
| 民歌二首 | 苍鹰 | (2) |
| 致高墙内可敬的诗人 | 贺闻 | (2) |
| 舞台在风浪上 | 抗流 | (3) |
| 填海工地上 | 焕欣 | (3) |
| 矿工血 新村泪 | 张弓 | (4) |
| 忆六月 | 林立 | (4) |
| 渔家傲 群丑周年宴 | 逸怀 | (4) |
| 听钢琴协奏曲《黄河》 | 方戟 | (5) |
| 颂 | 群心 | (5) |
| 忆秦娥 心如铁 | 铁雄 | (5) |

• 散文、小说、短论、翻译 •

| | | |
|----------------------|------|------|
| 谁的鼻子被外国人拉着走 | 拾杠 | (6) |
| 一点“敢”想 | 红樱枪 | (6) |
| 深深的悼念 | 剑青 | (7) |
| 血仇 | 高北寒 | (8) |
| 奴隶山 | 北梁 | (11) |
| 当年 | 习之 | (13) |
| 谢尔干——战士们的森林 | 高飞转译 | (15) |
| 谈谈为人民服务 | 苍欣 | (22) |
| 略谈创刊号《乡城之歌》的新诗 | 群回 | (36) |

• 小说选载 •

| | | |
|-------------|---------------|------|
| 菠曼 | (老挝) 帕灵 | (16) |
| 十二号风门 | (智利) 巴尔多迈罗·利约 | (19) |

• 曙光初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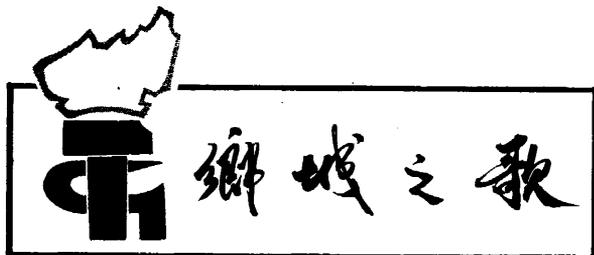
| | | |
|----------------------------|-----|------|
| 给母亲的信 | 渝枫 | (23) |
| 肮脏钱 | 丁点 | (25) |
| 在工作中成长 | 峥嵘 | (27) |
| 读《看,她的眼睛》——记一名女工重见光明 | 阿林 | (28) |
| 题创刊号封面画 | 陈云 | (28) |
| 登金山有感 | 江燕 | (29) |
| 盼望的那一天 | 齐干 | (29) |
| 别离——给庆 | 铁柱子 | (29) |
| 电子女工斗争记(三句半) | 小珠 | (29) |
| 我的检讨 | 玉珍 | (30) |
| 剥削 | 燕 | (30) |

• 为谁演出 •

| | | |
|------------------------------|-----|------|
| 略谈表演艺术的舞台形象 | 风中帆 | (31) |
| 谈青年剧社的迎春演出——兼评歌舞剧《巴督山的传说》··· | 应裘 | (32) |
| 相声二篇 | 克敦 | (34) |

• 赤道新曲 •

| | | |
|---------------|--------|----|
| 美丽的祖国 | 集创词曲 | 封三 |
| 我要为祖国歌唱 | 马田词霜月曲 | 封三 |
| 叔叔就要出发了 | | 封面 |



有一片翠綠的草地

梅秀

一
高墙内，有一片翠绿的草地
我们最先在雾晨里
把它从睡梦中唤醒

山城的太阳起得迟
我们早已喊出晨操的口令
我们呼吸着晨曦的芬芳
再绕绕草地，跑几个大圈……

草地披着金色的阳光
我们任情踢起欢乐的声浪
用乱脚追逐那冲撞的球

当草地被夕阳染红了
我们也有份抒情呵——
大伙儿仰望亮起来的北斗
倾谈那未来火样的岁月
是谁呵，还哼起了四月的歌……

二
这草地
有时也卷起风雨！
铁蹄践踏，乱棍飞打
满地喧哗嘶叫

烟雾的天，飘起彤旗
愤怒，使我们筑起肉墙
烈焰燃烧着草地
我们大伙儿啊！
掷出仇恨的巨拳

啊！高墙内的
这一片翠绿的草地
战歌翻腾
仿佛急鼓声中
千军万马！

我們紀念一個仇恨的日子

霜育

天空浮动云云
今早显得死一般阴沉

球场上没有冲撞的笑浪
棋盘上没有人去排阵
乐器停止发出声响
山城燕子放低了呢喃

伙伴们的心田里一片肃穆
此刻怎样也不能忘记
去年这个日子
齐诵壮烈的诗句
用悲愤送走了一位战友

牺牲者
挣扎着不愿离去
恋恋不忘肩上的重任

这位祖国的好儿子
青春全献给了人民
最后在这里献出了生命
断气时长喊了一声
心上跳动着八个字……

高高的墙
低低的云层
今天气氛庄严又悲愤

我们怀念一位英勇的战士
我们纪念一个仇恨的日子……

給友人

梅秀

微笑在你脸上荡漾
你心中有颗红太阳
照得满场欢畅……

“谁管这回要多久？
哈！长年寒夜任它来
我们跟山林一样青翠……”

心胸如祖国的碧空
不知沁入多少辛酸
再多些，也不能停止向前

“我有火红的憧憬
不管它哪日来到！”

我奔向新的戰場

· 一點紅 ·

我不再怀念 云南园的黄金梦
我不再留恋 满岗的相思树
藏在我脑海的深处
唯有那山头的青木
唯有那力斗风雨的雄姿

我忘不掉六年的苦难
我忘不了红心相照的伙伴
言词岂能达致我们的信任
唯有那多年的表现
唯有那今后的实践

回到北方的家乡
我遥望雄峻的山峦
辽阔的田野使我心胸旷达
巍巍的高岭教我意志坚强
伙伴啊 我奔向新的战场



民歌二首 蒼鷹

不要柳枝随风摇，
要象松树显巨身，
“六条”虽有几人要，
坐穿牢底最佼佼！

黑牢一丈高，
斗志高过墙，
铁窗阳光只一点，
战士红心盖半天！

致高牆內可敬的詩人 賀 闊

伙伴传进来诗稿一束，
燃起我满怀激情。
深夜里，
你战斗的诗行，
仍翻腾在我心湖……

今晚上铁门的碰撞，
格外刺耳；
一阵阵重靴踏远了，
夹杂着狼嗥似的狂呼。
我攀上高高的铁窗，
深情地注视着——
铁丝网对面的那排黑屋。

你坚持信仰十几年，
在那里，你战斗过多少时日？
而你的叫恶兽惊惶的诗章，
用热血又添写了多少篇幅？

你是否知道？
高墙内阴风袭人，
而今晚，
在这近如咫尺的空间里，
你如大汉山的威武、英勇，

如霹雳河的坚毅、豪迈，
是如何地鼓舞着
一个青年的斗志啊！

东风浩荡，
翻卷六月旗帜，
篝火将燎原，
看“历史的发展无可阻！”*
恨不能把这动人的诗句，
向诗人你高声复诵；
又把你在高墙内奋战十几年的
英雄事迹，
向同室的难友尽情倾吐！

伙伴传进诗稿一束，
燃起我满怀激情。
深夜里，
你战斗的诗行，
正翻腾在我心湖……

* 摘自自诗人手稿。



舞台在風浪上

抗 流

奎笼^①当舞台
好小子在唱《红灯记》

比手 迈步
“浑身是胆雄赳赳……”

灯光下走出“华为”
接唱：“华蓁山上莽苍苍……”

大姐轻轻把地区换
“啊！诺尔丁旗掀彭亨河巨浪……”

书生发言雷公声

“舞台在风浪上，文艺兵要欢唱乡城……”

诗人一听战笔挥
“对！更要扫西伯利亚寒流……”

是谁借大海作鼓
咚咚咚欢庆北疆新胜利

“才旦卓玛”深情迎风立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瞧呀！小丽紧随歌声舞
巧手那么一摇一飘

根根心弦铮铮响
红霞万朵也在天边笑

1974年8月

①“奎笼”是马来语“渔棚”的意思。

填 海 工 地 上

焕
欣

这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早上
霏雨仍旧在编织着薄纱
太阳还未把大地照亮
人们忍着风寒
在主管的呵令下
奔忙于填海工地上

拖拉机把猎食到的黄泥块
不断推送到运输带嘴旁
又象接力赛似地奔向大海的沿岸
有如巨龙吐放熊熊的烈火
潮水起伏处忽成了人们站立的地方

骤然间
拖拉机停止吼叫
运输带煞住运转
大地上只听见沙沙的雨声
工友们急奔往一个方向

并不是有人发现了宝藏
也不是亲人来自远方
是铁架上传来一阵惨叫
大家知道准又是出了意外

工友们踏着黄泥浆
好不容易才把烧焊机拖到
当铁架下的齿轮被焊断时

抱出来的是一个血人的两半

这位少年今年十八岁
平日为人可亲做事灵巧
他的老家远在北方的吉兰丹
离乡背井来到这南方小岛

在这里他已渡过三个年关
茫茫大海变成黄泥地带
而今他交出年轻的生命
再不能养活家里的老妈妈

拖拉机停止吼叫
运输带不再旋转
工友们站在黄泥浆上悲愤地想——

汪洋大海填上泥土变沧桑
以后辟成花园建大厦
老板数钞票乐得心花放
更有人狂赞它“成绩辉煌”
唯有在这儿卖命的工人要问：
为什么泥浆下血迹斑斑？

这斑斑血迹呀
是无数愤怒的火种
如今已在工友们心中燃烧
誓把这人间悲惨全扫光全扫光

礦——工——血 新——村——淚

張 弓

一九七三年六月间，霹靂州怡保某錫矿场发生土崩事故，有几位矿工惨遭活埋。谨以此诗深表阶级的哀悼与控诉。

没有风 没有雨
晴空里一阵轰隆巨响
恐怖的阴影
笼罩了锡矿山
凄厉的哀号
来自山脚下的新村
啊！又是谁家亲人
惨遭了矿山土崩的灾害

受难的矿工
有来自怡保琳玛让新村的一对父女
有来自丹那依淡村的五个工人兄弟
其中一个刚死去了爹娘
他身上还披戴着麻孝
而今，他已葬身黄泥

悲剧发生后的第四天
又一次发生矿山土崩
又一个矿工
惨遭活埋
另一个受了重伤
右肋骨有两支裂断

处处新村啊，在哀号、在控诉——
苦难深重的亲人
血泪，洒遍了矿山每寸土
生命，悬在矿山半空
如今，又一批矿工被活埋了
兄弟呵！你们死得太惨了

二

祖国，我们的祖国呵
为什么妳底矿山宝藏
是那么的富饶
矿工的生活
却是那么的贫困与不安

愿矿山啊
有一天
与土地同怒吼
我们的矿工兄弟呀
将迎着朝阳唱颂歌——
一个新的祖国已来到！

一九七三年六月

憶
六
月

林
立

犹忆当年夜未消，
城乡血染虎狼刁。
风烟从此照天裂，
何日魔宫动地摇？
千里江山掀暴雨，
旌旗万杆卷狂飙。
迎来彩霞通天赤，
染点人间分外娇。

漁 家 傲

羣丑周年宴

遠 懷

八月幡旗千街暗，舞台歌榭周年宴。群丑登场同声赞：众好汉，强兵富国恩浩荡。凜冽秋风夜漫漫，几家炊火几家断。何日惊雷来天半，齐发难，人民欢庆政权换。

聽 鋼 琴 協 奏 曲

《 黃 河 》

方 戟

黄河！

你那奔腾翻滚的巨浪，
风雷万里，浩浩荡荡，
冲刷一切污泥浊水，
暴风雨中更加澎湃、激昂、雄伟，
你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象征着无产阶级的壮丽凯歌。

红军经历了最艰险的考验，
从井冈山到延河水，
从黄河飞渡长江，
踏破了金陵皇朝，
天安门升起红太阳，
朝辉射在南京路——
人类历史创新章，
黄河之水添巨澜。

听！那奔放的钢弦的交响，
象那黄河激荡永不停，
军号声中——
我仿佛看见中央山脉、彭亨巨流，
在历史烽火中雄姿焕发，
坚强的工农子女在战旗指引下，
用鲜血开辟了翻身的道路。

淡马鲁、福隆港、民丹山、霹雳河，
双溪*中闪烁着农民激动的泪花。

黄河！伟大的黄河！
你在东风里笑声滔滔，
在英特纳雄耐尔的最强音上
铿锵回响……

我们的人民音乐家
正在谱写自己的《黄河颂》！

多少阙光辉动人的乐章，
铭刻着不朽的功勋。
钢琴声里
一轮旭阳升起，照耀河山。

听！黄河边，青纱帐里，
到处是游击战士的枪声，
仿佛是——
彭亨河，霹雳河，
传来奋起的军号。

写于六月初

*双溪，马来语 SUNGAI，即河流的意思。

頌

羣
心

沐雨栉风多壮志，
跨山涉水任逍遥；
鲜花四月非常美，
二一军旗格外娇。

憶 秦 娥

心 如 鐵

鉄 雄

北风烈，楼台燕叫初升月。初升月，孤蝉声碎，草虫
声咽。长期磨炼心如铁，征途漫漫终须越。终须
越，独夫流泪，英雄流血。



誰的鼻子被外國人拉着走？

抬杠

鼻子生来是做什么用的？相信连三岁的小孩都会回答说：“呼吸、嗅觉。”然而却有×博士持相反的说法：“鼻子是用来被人拉着走的……”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原来有某英文大学的学生会，为了讨论巴士车资涨价及学费提高等切身问题，竟被该×博士指责成：“以提高学费为藉口，来制造麻烦 鼓动学潮”；同时他还污蔑大学生们被很多来自外国的学生领袖拉着鼻子走……

我是大学的门外汉，虽没机会如×博士所说那样，身入其境，“观赏”大学生的鼻子，是被所谓“来自外国的学生领袖”用双指夹着硬拉着走呢；还是学耕地上的农夫先钻通牛鼻孔后，再绑上一条粗绳，如此这般把本地大学生的鼻子拉着走在“一般都相当宁静”的校园内去到处“制造麻烦、鼓动学潮”。但谁也不相信学有所专的大学生，竟会如牛一般，为了反对不合理增加学费，须靠外来之拉力，才能采取实际的行动。这理由是很简单的：大学生是生活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伟大时代里，而不是梦死在无声的真空之中，他们当然会有所激动、有所抗争。只是创校以来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凝志于

制造有学位的奴仆，对大学生专横训诫惯了，往常大学当局只须将有关决定通知学生会去遵行，根本是有意剥夺学生会的发言权，把学生会当做“民主社会”的高级化装饰品。试想置身在这种只许×博士们开口，不许学生“喘气”的凄凉情景，大学生岂能“比较驯良”？！以致鼻子要惊动“来自外国的学生领袖”来拉动呢？！

其实，现实恰好相反，鼻子被外国人拉着走的，倒是那群假权假势的黑暗动物。君不见有这么一小撮爪牙，大量霸占领地，大开投资免税之“国门”，恭迎外国吸血鬼前来发展所谓“工业区”，压迫我无地耕种的贫农、压迫我被“雇佣法令及工作准证”绑死手脚的工人。

虽然×博士厉声恫吓，要对拉着本地人鼻子走的外国人，“毫不犹豫地采取需要的纪律行动”，那么，我相信此时此地的人民谁也会一致同意，誓把那敲骨吸髓的外国资本家踢出岛外去；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唤起工农千百万”，把一切黑暗动物在它们闪电而逃之前将之彻底消灭。

一 點 “ 敢 ” 想

■ 紅 櫻 槍 ■

据悉：今年某大学迎新会上，某名流气愤地脱下“画皮”（毛茸茸的黑大衣），摔到讲台上，提高十六度音，厉声指责学生会：“你们的前任执委中没有一个是念会计系的，但他们却天天在谈论通货膨胀。”言外之意：“你们这些学生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却来多嘴！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事情，有我们大粒人在，还轮不到你们来插手。”把这句话的含意演绎开来，就是：身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人民是没有资格来谈论通货膨胀的，只有那些超越通货膨胀之上的大粒人、资本家和经济学家才有资格谈论通货膨胀。

象这样一种高超的言论，竟然出自“三百精英”人物的大精英之口，你们说怪不怪？事实上，在这种恼人的情况下喷出来的话，更能够现出大粒人的真面目。他们就是这样的正人君子。他们已经十分习惯于倒行逆施，呜呜不已，却又不许受害的人民发出一两

声抗议。这就是古今一切权势者们的王法。因此，那些针对大学生们的正义抗争而发出的福音，实际上并不是偶然的，是故技重施而已，而已！

这位某名流 谆谆善“诱”大学生们要埋头苦读，不要管外界发生了什么事，将来毕业后，便能轻易的拿它一个“一千，一千五百元”。果真人人按照他们的这一套“精神”塑造自己，那“精英们”的太师椅将会坐得久稳一些。可恨的是：今天连英文源流的“比较驯良”的大学生们也“凶”起来了，战叫了，这怎不教人高兴得跳、鬼磨牙得叫呢？这是从根本上幻灭了某名流之流的美梦：“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造成适用的奴仆，他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同时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阿门！

深深的悼念

剑青

“老高逝世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讯，就象无数的尖针，刺进了我的心坎，一阵阵剧痛。

“老高，难道我们就这样永别了吗？”

我和朋友们无言地相对着，心中却是一样的悲痛。

在悲痛中，我想起要与老高分别的那天晚上，大家谈到深夜，依然不舍得告辞，因为唯恐这一别，将不知何年才能再相见。如今，这竟成了事实！

在悲痛中，我又忆起老高的一生……

二

老高，他出身在一个贫农的家庭里。八岁时，每天大清早，就拿起大斧和锄头，跟随母亲去开芭种植，干着大人的活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进我国领土时，广大人民的生活顿时陷入更悲惨的处境。那时，老高眼看着无数亲人被日本鬼子所杀害，小小年纪的他，怀着阶级仇和民族恨，高呼道：“给我一支枪吧！让我去杀鬼子！”

当日本侵略者被人民抗日军赶出马来亚时，英军便卷土重来。在初期，前人民抗日军还能展开一些活动，于是在全国开办了许多文教班。这时，老高便白天帮母亲干活，晚上去读文教班，由于他的努力和在老师的帮助下，文化迅速地提高。可是不到三年，英军在全国进行了武装镇压，从此，历史的烽火弥漫了祖国的上空。

老高在廿二、三岁时，曾一度身陷黑牢（他一生中，曾坐了三次牢）。两年后，获得了释放，由于敌人还想追捕他，老高便离开了家乡，从此过着五湖四海的流亡生活。

老高因对文学特别爱好，不管生活是怎样的艰苦，他始终坚持看书学习，刻苦磨练文笔，终于掌握到文艺这个有利的战斗武器，而且还写了不少文章，为马来亚新文艺留下一批可贵的遗产。当他负起作为

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时，却毫无一点架子；不同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有了一点成绩或名声，便自我吹嘘。更可贵的是，在艰苦的劳作中，他还能拨出时间来帮助工友们学习文化，培养那些爱好文艺的工人写作者。可以说，老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人阶级的文艺工作者。

在旧社会，无数的天灾人祸，病痛疾苦，总是降临在劳苦群众的身上。一九七一年十月，老高不幸患上了癌症。癌症，这个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药物能治服它的“杀人魔王”，人人真是谈“癌”色变。老高知道自己也患上这可怕的病症后，并没有惊惶失措，颓丧消极。他仍然一面继续工作，一面进行治疗。经过一个时期的医疗，病况不见好转，反趋恶化，这时，朋友们劝他申请出国去医治，或者还有克服这病症的希望。然而，当他去申请出国准证时，某局却采取拖延手段，百般刁难。

出生在马来亚，生长在马来亚，马来亚是我们的家乡，怎么出国去医病连回来的基本权利也没有，这是什么“王法”？老高曾断然地说：“如果出国只为了能延长一两年的生活，我觉得还是留下来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好！”病情后来越来越恶劣，在朋友们再三地劝说下，老高忍受着最大的苦痛——诀别了自己最亲爱的祖国和亲密的伙伴们！

三

如今，老高逝世了，我们痛失了一位为真理而奋斗的伙伴！然而，老高四十年来如一日，始终坚定不移地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在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中，他那种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光辉的榜样！

我们深深地悼念着老高，将继承他的遗志，猛进在人民事业的道路上！

一九七四年三月

血 仇

高北寒



阴暗的天空，细雨连绵，寒风阵阵吹拂着。

一个不很长的出殡队伍，在细雨中，经过那条平时原本很热闹的街道，——这时行人都躲到两旁的五脚基里去——送殡的人个个都已被淋得全身湿透了；雨水和着汗水，在那十几个扛棺者的脸上直淌个不停，但却没有一个去把它抹掉。五脚基里的行人，被这个出殡队伍给吸引住了，个个都惊奇地看着。这本是一个很平常的出殡队伍，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奇怪呢？原来，在这个队伍里，看不到一辆汽车和罗厘，听不到一声的啜泣，也看不到一个哀伤的脸孔；有的是一双双紧握着的拳头，和一双双愤怒的眼睛；雨水打在他们的脸上，好象全然不觉似的。

走出城市约有四哩的路程，来到了一个华人公墓，公墓内只见到一片高出人头的茅草和小树，只有几座孤坟在一条通往公墓内的小径两旁露了出来。队伍沿着小径走了进去，不多远，就出现了一小片被火烧过的地方，当中有一堆新掘出来的坟土；周围也伴着十数个凌乱的坟墓。来到坟穴的旁边，大伙便喊了一声“放下！”，这时，人群便围拢过来；大家都默不作声地，愤怒和悲痛在交织着。好一阵子，十几双手才把棺柩安放进坟穴内，接着一铲一铲的坟土便把它给掩盖了。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压在送葬的人们的心头里的怒火，这时火山似的爆发了：雄壮而有力的歌声，就象那滚滚的雷鸣，震荡着黑暗的大地！严肃的葬礼就这样完成了。

文贺胡乱地扒了几口饭，倒在床上想睡一觉，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了。可是，怎样也睡不着。这两个多星期来所发生的巨变，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那天，学校放假的第三天早上，文贺的三弟文

坚，背一个旅行袋对他说：

“哥哥，趁着学校放假，我想到B城去，跟一个同学去他的小胶林里学割胶，体验一下胶工的生活。在这里，我帮助几个工友学习，你是知道的，我离开后，希望你能代替我一个时期。”

文贺这下可急了，忙说：

“这怎么可以呢？你不是不知道，自从我当了小贩以后，从天未亮就做到晚上八九点，回来还要照顾小泉和小梅，根本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哪里还能够代替你的教学工作呢？”

“哥哥，”文坚平心静气地说：“你整天只是想着你的那两个宝贝的儿女，把一切朋友和正在受苦受难的群众都给忘了。你还记得吗？当你还没有结婚之前，经常连饭也不回来吃，就是为了工友的事而奔忙；在你结婚那天，你还在大家的面前保证结婚是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的；可是，现在你却怎样说了？不是工作忙，就是要照顾儿女，抽不出时间来。哥哥，你好好地想一想，其实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你的头脑有了问题！”

文贺听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不敢正视他的弟弟。文坚走到他的面前，一手搭在他的肩头，亲切地说：

“哥哥！没有人是不会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要敢于改过。”接着又握住文贺的手，说：“我走了，你好好地想一想吧。今晚思华他会来找你谈。”

“坚弟，你不去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吗？”

“刚才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文坚边说边走了出去。

文贺目送着弟弟，直到他消失在马路上。

晚上，思华果然来了，还没有踏进大门，一见到文贺劈头就问：

“老陈！代替你弟弟的事，答应了没有呀？”

文贺觉得有点忸怩，皱了皱眉想了一下，才说：

“思华，很对不起，你还是去找别人吧，因为我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

思华听了有点生气地说：

“时常就是听你说没有时间。你不看看小林，还不是和你一样做到八九点，可是他能抽出时间去帮助工

友，你为什么却不能呢？”思华停了一下，又指责道：

“你呀，私字已经钻满头脑了！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接着便是一阵沉默。

思华看看文贺一时不会答应，便走了。

两星期过去了。这正是烈日当空的时刻，思华骑着脚车匆匆忙忙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来到一条横巷口。这是一条小贩集中的横巷，他熟悉的转了进去，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了下来，然后紧张地对那个小贩说：

“老陈，坏了！你三弟他，被……被人打死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文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奇地问：

“什么啊！我三弟被人打死？你有没有搞错？”

思华下了脚车，急忙地说：

“怎么会搞错呢？这是刚才他的一个同学，小李到工地来通知我的，叫我马上来找你。”

文贺这下可急得连心都要跳出来，忙追问：

“现在人在哪里？”

“听小李说已经载来这里的中央医院了。”接着又催促文贺：“赶快！”说着便帮文贺把那一堆堆的苹果、橙、梨子……装进纸箱里。

思华和文贺坐了一辆“的士”来到中央医院，急忙往停尸房跑去。远远就见到有一群人围在停尸房的走廊上，这时，他们的心卜卜地在跳动着。一到了便用手排开人群钻了进去。只见地上放着一张铁床，小李和一个中年人蹲在旁边；床上躺着一个穿着一件被血染红了的、破旧而又粘满胶汁的衣服的青年，他胸前开了一个有鸡蛋般大的洞。

文贺和思华不禁同时“啊！”的一声，悲痛地喊道：

“坚弟！”

“文坚！”

回答他们的是一片寂静。

他们蹲了下去。文贺把尸体扶起，只觉冷冰冰的，他禁不住，眼泪从眼眶里滚了出来，掉在文坚的脸上。接着无名的怒火把涌上了心头，他愤怒地骂道：

“是哪个狗家伙把坚弟给害死的！”

“我们找那狗家伙算帐去！”思华更加激动。说着便站了起来，就想往外走，可是又冷静的一想：是谁害死的都还不知道，现在要去找谁算帐？大概小李知道吧？对！问他去！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一个粗暴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走开！走开！”他抬起头一看：两个护士领着两个杂工，向他们走来。来到他们面前，吩咐那两个杂工把尸体扛进验尸房里，便阔步的走了开去。

对刚才那个护士的粗暴的喊叫，和她们吩咐杂工的谈话，文贺好象全然不觉似的，还在抱住尸体伤心。蹲在小李旁边的那个中年人见他伤心成这个样

子，禁不住拍了他的肩头两下，说：

“你大概就是文坚的哥哥吧？别再这样伤心了！伤心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应该化悲愤为力量啊！”

文贺抬起头来望着他：苍白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但却是那么的严肃而又令人感到亲切；在那深陷的眼眶里，正射着闪闪发亮的光芒，也在望着自己。

那个中年人的话更引起文贺的悲痛。但这也反而使他冷静了，他想着：是啊！伤心有什么用呢？他把尸体放下，那两个杂工就乘机把它扛走了。

这时，围观的人群便散了开去，只剩下小李和思华他们，还有几个思华和文贺不曾见过的青年。

小李指着那个中年人对文贺和思华说：

“这个是我爸爸。”然后又指着那几个青年。“他们几个都是我们的乡亲，文坚生前还曾经和他们在一起学习哩。”

思华这时走到小李面前，一把抓住小李的右手，激动地问：

“小李！你们知道文坚是被谁害死的吗？”

小李点点头；低声地说：

“这里说话不方便，到你家去吧。”

他们一同来到思华的家，一间简陋的亚答屋，便围坐在一起。

小李环视了大家一眼，然后把视线停留在坐在一起的文贺和思华的脸上，沉痛地说：

“文坚是被那些伪军所杀害的！”

文贺听了，顿时脸色沉了下来，牙齿发出格格的声音，捏紧拳头，猛地站了起来，异常激动地说：

“我要为坚弟报仇！我要杀尽他们这些野兽！”

思华却比文贺冷静，他严肃地说：

“仇恨！哪个穷苦人家没有仇恨！今天的仇恨，我们只有记在心灵里，总有一天，我们会跟敌人清算的！”

“对！总有一天，我们会彻底清算血债！”大家异口同声说。

当大家冷静了下来，小李便追述文坚遭伪军杀害的经过——

今天早上，天还朦胧，小李和文坚口里哼着歌儿，踏着轻快的脚步，沿着黄泥小径朝胶林走去。忽然小李转过头来问文坚：

“文坚，怎么没听你讲过你二哥的呢？”

文坚望着小李，说：

“他已被绑架了！”

“他被绑架了！多久了？”小李有点愕然。

“算起来，也有四年多了。”

“被关在哪里呢？”

“石象城。”

沉默了一阵，小李才愤怒地说：

“在这个社会里，有不少好青年，经常都会被绑去关起来，而且一关就是十年八年的。这些事是多么

令人愤恨啊！”

文坚虽然从前没有割过胶，可是他来到这里很快就学会了。一到胶林，他们就在中间分头往两边割去。一棵、二棵、三棵……，文坚很认真地割着。将要靠近山脚下时，忽然，从对面劈头呼喝一声：“站住！”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把他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五个穿着制服的大汉，站在离他七八码远的地方，手里拿着家伙指着他。他的心卜卜地跳着，暗想：遇到这些禽兽，这次可糟了！他极力地控制着紧张的情绪，然后厉声地问：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话还没说完，‘砰！砰！’响起了两声，文坚应声倒了下去。接着，有人喊了起来：“文坚！文坚！……”他们一听到有人喊，马上互使了眼色，朝着山脚下便跑。

“文坚！文坚！……”小李边跑边喊。

小李的喊声，文坚是听到的，但是，却不能大声回应，他痛苦地挣扎着，都无法起来。这时，小李已跑了过来，见文坚卧倒在地，胸前的伤口，血象泉水一样涌出来，湿透了衣服。他慌了，不知要怎样才好，好一会，他才蹲了下去把文坚扶起，声音颤抖地问：

“文坚！你怎么啦？”

“我我……被那些……伪军……开了两……枪。”接着，他忍着痛苦，断断续续地把刚才发生的一切讲了一遍。然后又说：“小李！……你们……千万不要……为了我……而感到……悲……伤……”他还想说什么，可是，全身震了一下，头便歪了一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文坚！文坚！”小李伸手去按住文坚心脏的位置，他的手就如按在石头上一样，毫无反应了。他顿时感到无限悲伤、愤怒、仇恨！并猛地把文坚抱了起来，迈开大步往外走。

噩耗迅速地传遍了山城，许多乡亲们都跑来了，甚至割着胶的也放下胶刀赶来，他们个个都燃烧着满腔的怒火，怒骂声立刻响彻了云霄。拳头握得紧紧的华叔，双眼闪着愤怒的光芒，咬牙切齿地说：

“杀害了我的儿子和几个乡亲，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今天又把文坚给杀害了，这还成什么世界啊！”

“连生命都没有保障，还经常强调什么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放屁！”成叔怒声骂道。

“真是一群吃人的魔鬼！”小李的母亲也愤怒地说。

一个高大的青年挥动着拳头，大声地说：

“我们广大的劳苦大众，只有起来用自己的铁拳砸碎这个吃人的旧世界！不然，我们世代都被人家骑在头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小李马上接着说：

“亲爱的乡亲们！刚才胜明说得对，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给它们来个狠狠的回击，不然它们将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欺侮我们。”

小李又环视了大家一眼，见大家都沉默下来，便说道：

“我想给大家谈谈我是怎样认识文坚，和他在我们的家乡的表现。说起来，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就在进入高一那年，我刚好跟文坚同班，那时我整天只是想的那张文凭。我这种思想怎能瞒得过在班上最关心同学的文坚呢？开始，他接触我，跟我谈生活态度问题，慢慢地又谈到思想问题。当时，我会马上改变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会。但是他不但没有放弃对我的关心，反而更热情地帮助我，对其他同学他也是这样。过不多久，一桩震撼全国的政治谋杀案发生了；接着，家乡里又有几个胶工在胶林内被杀害，这些血的事实，擦亮了我的眼睛：我开始觉悟了。这时文坚借给我一些进步的书籍，而且还经常跟我讨论生活、工作和时事；在他耐心的教育下，我慢慢地走上了广阔的生活大道。”

当小李说到这里，思华的母亲，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提着一壶刚泡好的咖啡出来招待客人，然后，又回到厨房里去。于是，小李才接下去说：

“来到我们的家乡，文坚便急着要我介绍乡亲们给他认识。他认识了大家以后，每晚不到十一、二点是不回来的，他干什么呢？原来，他去帮他们照顾孩子、挑水、煮饭……，还帮助一些青年工友学文化，认识真理。有一天下午，他经过老矿工成叔的家，忽然，一阵小孩子的哭声从屋里传了出来，他抬头一望，厨房的屋顶上冒着一团黑烟，他飞跑了进去，急忙把呆坐在地上哭哭啼啼的小孩子们一个个抱了出去。厨房里刚好有几缸水放着，他抓了起来便往火丛泼去。好在他发觉得快，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火熄了，可是屋顶已被烧了一大片。他赶忙到店里买了百多片亚答，又在山脚下砍了十多棵小树回来，叫了我和几个年青工友七手八脚的把屋顶盖好。等到成叔夫妇放回时，那几个孩子把着火的事告诉父母，成叔夫妇感动得连眼泪也掉了下来，望着文坚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象文坚这样热忱地为人民服务的进步青年，今天竟惨死在那些禽兽的手中，这怎么不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又怎么不使我感到愤怒啊！”小李说着禁不住眼泪也掉了。

“今后，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以文坚为榜样，继续为理想而战斗到底！”年青工友坚决地说。

文贺也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他悲痛万分地说：

“过去，我只想到自己，把人民事业都给忘了，如今回想起来，觉得多么可耻呀！我后悔当时不听坚弟的话，以后，要听也听不到了。”

思华把文贺的手握住，亲切地说：

“文贺，只要你肯改过，由今天做起，还不迟啊！”

大家亲切的眼光望着文贺和思华，并且深深地感到：黑暗势力是压不倒已经觉醒的人民，反而，把人民磨炼得更坚强！……

北
梁奴
隸
山

奴隶山——加基武吉矿山，我先后去过两趟，都是很多年以前的旧事了。它和巴东勿刺——边境小镇同是我中学时代所响往的两个地方（相隔十哩），因为矿山的路程艰险，矿工的悲惨生活以及边界的集市，便是在那时候首先由高班同学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两次访问的年月日，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两次的所见所闻，却还相当完整地保存于记忆中。第一次是由P君带去的，我们有一位老同学在矿山里当小矿主，P君是他的常客，因此对那儿的情况相当熟悉。那天，我们由吉打的亚罗士打直上玻璃市的加央，再由加央北上，在距离加基武吉市镇约两哩的地方下车。一下车，放眼就看到雄伟的大山从北部若飞峙而来。它并不很高，然而非常的粗壮，就象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屹立在眼前，单是外表，就足以令人肃然生畏。

我们在一条泥路上走着，泥路则朝向山边伸去。P君指着山边一间古老的洋房告诉我：那是一间锡矿公司的办事处，也是这一面矿山的免费“旅店”，这一带上下山的人们都可以在此要求寄宿、休息，而我们的老同学也已在里头等候我们的“驾临”。这间老洋房给我的印象很深，它是那么神秘地隐藏在草木中，如果不仔细观察，在路口那儿就别想望得到它，因为不单是泥路的杂草野树遮住了它的下身，它门口的一棵巨大的芒果树也把它的一半都掩盖了。它那破落的外观，冷静的气氛，以及荒凉的环境，初初接触难免会产生一阵寒意。屋里除了我们的同学之外，还有该锡矿公司的两位财副，一老一少，但都是骨瘦如柴，与这失去光彩、没有生气的古屋正好相映成趣，但跟我们三位健硕的青年一比，其分别犹如古屋比其背后的大山。

古屋与大山之间隔着一座深不可测的废矿湖，湖

上还残存着木桥架，桥架则伸向大山的一个洞口。由于桥架是腐朽不堪，而洞内又阴暗无光，我们只走到一个很短的距离便不敢深入，然而，从山洞之宽大，加上那座老洋房的规模，便可以估计里头的锡藏之丰富；然而，从古屋盛传“鬼怪”，架下湖水之深，更可以想象多少壮年的生命曾经断送在暗无天日的地洞里。关于古屋的历史与矿湖的故事，我当时并没有去追问，因此至今尚是个谜，不过我本身却在古屋里发现一个侧面的历史故事。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天下午，（我们难得在古屋过一宿，第二天早上才上矿山去）我还坐在一张破烂不堪的旧藤椅上休息，突然听到一阵羊叫声，由远而近。朝前面泥路上一看，一群羊正先后走过我们来时的那道木桥，而且向着古屋这边跑来；我正感诧异之际，又看到一个人影从转弯处蹒跚地踱向木桥，定睛一看，那是一位老妇女，手中还拿着一枝长木当拐杖，她一面踱着，一面慢吞吞地挥着手中长木，似乎是在挥赶那羊群——羊群并不多，只有七、八只。其实羊群似乎早已熟悉归途，因此不一会工夫，都已跑到了古屋之前。我的注意力并没有离开那老妇女，因为她那高瘦的身影以及蹒跚的步伐早已深深吸引了我。待到她走到古屋之前，我才看清了她的模样：满头的白发，蓬蓬散散，不见梳整的痕迹；两只眼睛木木无神；脸上却有一块大伤疤；她的嘴巴配合着双手挥动的姿势发出“唏、唏”的声音，羊群在她的挥赶之下，又从屋前纷纷绕过古屋旁向屋后跑去。我自己暗想：这老妇（其实并不很老）衣着破烂，穷是不必说了，但她年纪并不很老，何以白发苍苍、步伐蹒跚？她的眼睛为何那么迟滞？还有脸上的那块大伤疤，又是给什么东西造成的？但是更奇怪的却是：她突然站住了，依着手中长木，倾斜着身子向天空望上去，似乎相当认真和严肃；我不知道她在观察什么，但突然，她的全身在颤抖，嘴里吃力地喊出几句客家话：“飞机！飞机！……快的走！”还未喊完，已挪动身子，尽力地划着双手，随那羊群进入了古屋后面。

那一晚，我把上述的怪事告诉那位老同学K君，从他的口中，我听到一段悲惨的历史。原来那妇女的丈夫生前是这家锡矿公司的矿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马来亚时，一颗炸弹夺去了他青春的生命，也把唯一的孩子炸死了；妇女虽死里逃生，脸上却从此多了一巨大疤痕，人也疯掉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她就一直住在这间老洋房后面的一间小房里。多少年来，都是靠着人们的剩饭残羹维持那苦难的岁月。

第二天早上，一切准备妥当，我们三人便出发上山。上山的路有好几条，单是这一面山就有两条山路。一条就在古屋左边不远之处；另一条却要倒回走约一哩路程。我们走的便是倒回走一哩的那条小路。这条小路很是特别，首先是钻过一株巨大的倒树，再穿过一个狭隘的洞口。一过洞口，里头并不如我所想

象的那么阴森森。这简直是别有天地：鲜丽的阳光，撑天的大树，嵯峨的乱石，还有参差的阶石，随着山势一直排上去、排上去，犹如古栈道。阶石的形成很令我惊讶，问一问朋友，才知道那是几十年来工友们的杰作；而每一块阶石为什么又是那么平滑呢？啊！原来是矿工、托工的赤脚板磨平了它们！

山路崎岖，时而陡削，时而平缓；有的地方宽而通畅，有的地方狭隘难行；在阶石上走，轻松而稳；在悬空的木架上经过，万一神悸目眩，坠不测矣！在这样的艰途上踏险，而且又是初次，那里会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这矿山风物呢？只有当竭脚休息时，才能放心地游览一下眼前的景致，然而它却是巨石琳琅满目，树木苍劲而不茂密；阳光已是十分强烈，北风呜呜价响。我急于要到矿场里去，便催着两位朋友起身，谁知K君却说再坐一回，同时手指山下说道：“让他们先过去。”向下一望，我才发现到两个中年人，各自肩挑两桶东西，手中拿着一枝充当拐杖的木棍，正在一步一步稳健地走上来。奇怪，刚才上山时，我还曾掉头回顾，并没有发现什么人影；他们肩挑两桶沈重的东西，怎么会这样快就赶上我们呢？正自诧异间，两位中年人已经来到了面前，他们身上除了穿着一条蓝色短裤，颈上围上一条白面巾之外，便是空无一有。壮实的肌肉随着步伐在抖动；但那脸上的肌肉却是紧紧地拉着拉着；晶莹的汗珠恰象贴不住荷叶的水珠，纷纷从他们的脸上、身上滑到地面上去。P、K两君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略微站定，也回了几句话，肩上的油桶（我这时才看清楚）并不因此放下来，只是停留那么短暂的时间，他们俩又拔步前进了。P君对我说道：“他们便是托工！”我望着他们俩逐渐上升的背影，心中颇受震荡。“上山他们托油或食物，下山他们托锡米。有时候他们还走两趟。”如果不是亲到此山一行，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托工们的苦况，他们确确实实是现代奴隶，他们的生活可真是做牛做马！

我们歇了几次，带来的开水也快喝乾了，终于舍弃了阶石，脱离了山石，而走上一片森林里的泥路。这条泥路把我们带到一间破落的小席棚，这便是K君的“根据地”了。席棚十分简陋，只有一面亚答墙。靠墙处是一排间隔的床铺——那是一种竹板床，床脚则是没有刨过的粗木。这儿也有桌凳，桌子还看得出木板钉成，长凳则简直是架横的木条。几块石头拼凑的灶头就建立在棚口。当时席棚里有几位老少矿工，P、K两君跟他们一见面就亲热地寒喧起来，同时也把我介绍给他们。由于我不大会听客家话，坐了一阵便自个儿走出棚去。这一下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原来下面就是一片相当广阔的平原，也许应该叫做山谷吧，因它的周围都是高山密林。我不禁被“风景这边独好”所深深吸引住了：天空就在高山上，茂密的森林就象平地的篱笆，四周的高山更象平地的壁垒。我

心中暗想，这样的地方真是可聘千军万马！

当晚，我和P君共睡一个床铺，我正想跟他谈谈心中的感受，没想到他却告诉我一件人间惨剧。原来这间席棚虽说是K君的“根据地”，其实并不是他的私人产业。每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只要有空位都可就宿，无须经过什么人的应允。这矿山里也不完全是大小矿主的天下，还有一些独立的矿工自行组队到一些废井下去挖锡米。

这班矿工与公司里的矿工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工作的矿井，是别人抛弃不要了的，井底没有电灯设备，他们就靠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照亮前进的洞穴；井底的桥架也是别人舍弃不用了的，如果不是靠着他们的胆大心细与经验，那依稀的灯光如何能保证他们的安全？矿井离这席棚相当远，中餐倒回来吃可麻烦，带着饭去又没有多余的手，叫人带饭去吗？席棚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们多数早上吃饱饭就上工，中午不进餐，到下午三、四点才回工棚来……由于他们不是大公司的工人，只好在这一类无主的席棚里寄宿。前四天，这间席棚有四个独立矿工，一早便下井去，直到晚上还不见他们回来，隔天早上其他工友便下去探个究竟，谁知他们上来时却扛着一个个浮肿的尸体。原来那时候已靠近雨季，地下水特别多，一下子冲上来把他们的矿井洞口封住，这四位工友便由于这变卦来不及跑出洞口而全被淹死了。他们惨遭不测的矿井就在席棚的旁边。听了这段惨剧，我很是难过。虽然我不认识这死难的四位工友，但他们的悲惨命运，怎不教人感伤呢！我又联想到白天所注意到的一件小事。当P、K两君跟几位老、少工友闲谈时，我特别注意到一位老工友。并不是他那佝偻的身体把我吸引住，而是他的一双脚。他的双脚都有一大片疤痕，而且显然还畸形地肿大。我知道那是矿水里的蛀虫啮成的，因为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也曾因为长期在矿水浸泡而患上这种“蛀虫病”，发作时患处严重溃烂生脓。这种蛀虫并不停留在表皮上，而是深入血肉里，甚至穿开一个大洞。这位老工友的双脚看样子并未痊愈，然而他却上山来了，而且又是在这雨季欲来之际。看吧，矿山的工友苦难深重，我那晚如何能睡得下呢？

我不知道自己后来如何睡下去，总之第二天一早，我便被一阵镢铲声吵醒了。那班矿工早就收拾停当，正在等待菜肴上桌。待到我们从外面洗刷回来，他们一个个都已全副“武装”：一件长袖衣、一条蓝色短裤——正是托工、码头工友所穿的那一种；颈项上围着一条白面巾，头上则戴上鸭嘴帽，帽上系着一盏胶工们所惯用的煤油灯；他们的脚板上，什么也没有，但是就凭这样空无一有的赤脚，磨平了阶石，踏开了山路，踏低了桥架；他们拿着、肩挑着各自的工具、水袋，不知谁喊一声：“走！”大家便陆续走出了席棚，走上无年无月的黑死线！……



(一)

从柴船头桥上向河口望去：一星灯火沉重地抖近，由橙变紫；断线风筝忽而红得燃烧似的，烫过船夫古铜色的汗背，斜飞入大舫后面；渐渐听得老船夫“啊啊”的喘气声，他用左肩撑住碗口粗的篙端，在舷上奋力寸行。

啊！这就是暮色下的新加坡河……

(二)

三十一年前，每天每天，我沿新加坡河，经柴船头，赤脚走到“昭南特别市第×普通公学校”去。因为父亲失业，下雨天我也坐不起人力车，跑到学校时浑身湿透了，冷飕飕发抖。

有位陈老师，至今我还深深地惦记着他。那时他才三十多岁，个子高瘦，手指特别细长，讲书时，更象一株暴风雨中的木薯树。他见我跑进课堂，也不呵责我迟到，反而耽心我会着凉，还从他自制的椰皮水罐倒杯温水叫我快喝下；又料想我饿坏了，再给半杯。他始终温和地笑着，声音轻细，却十分真挚感人。

放学后，我得下田种苋菜；饿慌了，就挖个嫩木薯生吃，拖泥带水的，味道还是甜的。一回，贪吃了组合配给的“昭南面”，双脚浮肿得有如蒸熟了的黄皮蕃薯，一戳就穿个深洞。陈老师登面乍见之下，惊叫道：“哎呀！你啊，瘦成灯蕊了……”

父亲也瘦成一支香。他经过那次“检证”大难不死，恨透了日本鬼子，却因此穷得骨头裂缝。大家庭里面，有钱就有势——二、四叔父大发东洋财，动不动就敲我的头，还骂“峇家奴”不绝口，因为我好学中文。二叔父尤其凶恶，一说话三瞪眼，连壁虎也会吓跌地上。他每夜炖牛肉吃补，结实得铁钉也敲不进身。弟弟偷舀一匙牛肉汤，给他揪去头撞墙壁，昏迷过去。璇妹其时三岁大，椰壳头，眼珠子含笑，酒窝可容两粒米，喜欢缠住我教唱歌、写字。可是隔年（1944），她突然患眼内翳死了！

当年

習之

璇妹的尸体是用一张鱼网似的破草席卷卷起来，放进薄枋钉成的小棺材里，连同她最心爱的红娃娃。不懂事的弟弟还在吵我教他生字。我第一次经历了人生的悲哀：璇妹的眸子溶化成酱油似的，两滴弥留的泪珠儿渐渐为血染红，终于控诉地滚落，也烧痛了我童年的心。

翌日，陈老师发觉我在饮泣，就关心地问：“好孩子，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

“璇妹死了！”

“是不是讲普通话很厉害的那个妹妹呢？”

我放声大哭……

(三)

每天每天，我照旧沿新加坡河，经柴船头上学去。

这年，日本法西斯加厉了奴化教育政策：全面禁用中文，并训令师生每日清晨都得向东京遥拜，行九十度鞠躬，唱《君代之》^①歌，喊三声“放屎”^②，“礼”毕才准进课堂读日文。其政治目的，和现行的“升旗礼”一样！

当时日寇，真是身兼“刽子手”与“牧师”二职，美其名曰“亲善”“共荣”“爱护儿童”，规定学生每周一次喝红棕油“健身”。其实红棕油是用来制肥皂的，味道苦涩，多喝会引起呕吐，甚至中毒。某天还分送学生每人一支绿杆铅笔，说是欢迎鬼子首相东条英机莅临“昭南”示庆云云。

就在这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陈老师却有一颗热爱真理、热爱华文教育的心！他竟敢冒着杀头的危险，偷教我们中文——

一天，陈老师在黑板上写出“风筝”二字，向全班说：“同学们！你们经过柴船头有看到河上空的风筝吗？”

“老师！我有看到。”

“我会放风筝……”

“我会做玻璃线！”

陈老师始终温和地笑着，伸出木薯似的手掌轻轻拍响一下，全班立刻安静下来。正待说话，邻近天主

教堂的大钟忽然“咚……咚……”猛敲了十二下。只见他眉头紧蹙，眼里射出冷冷的光芒。钟声终于停了。奇异的静。远处传来宪兵的一两声吆喝。

陈老师沉住气，缓缓地说：“我今天教《风筝》这篇课文，也许你们会一辈子记得它的内容，因为跟你们的童年时代有关系啊！好，我先读一遍，”于是他用激情的声调朗道：“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

校工突然冲闯进来，急嚷道：“黄旗……黄旗来了！……”

陈老师的眼光刹时变得激愤起来，一时说不出话，最后恨恨地说：“同学们！亡国奴是没有学习母语的自由的！你们可要永远记住我这句话呀！……”他又退回黑板前，把铁铸般的“风筝”二字擦去，但连擦几次，万劫不灭的中文字还依稀可见，竟从此烙印在我的心板上。

然后他假装教读日文：“啊——哎——呜——嘿——哦——”

全班喊成一团。

陈老师又有气无力地读道：“沙——唏——苏——呖——喷——”

惊心的皮靴声戛然停止，却见一个留东洋鼠须、缠伪“教育署使用人”臂章的中年视学官引日寇到门口站住，立时兴亚牌香烟的臭气传入课堂，有的同学

咳嗽了。

陈老师更是怒不可遏！原来，据事后传闻：该汉奸竟是他那失踪多年的哥哥；只见汉奸一再九十度哈腰，一面“海海”连声应诺，带日寇就侵入课堂来。

陈老师双目喷火，一个箭步冲前去，迎头痛击汉奸一巴掌，把汉奸打倒在地。日寇大吼一声，抽出军刀。全班学生吓得大哭……

从此，不再见到敬爱的陈老师，我想，他早已被杀害了！

(四)

暮色下，新加坡河，
悄悄地流、黯黯地诉……

今天傍晚，我伫立柴船头桥上，深情地注视着这映染过祖国历史上第一支霞旗的河流，耳边似听见叶立天烈士谱曲的《新加坡河》。我又怎能忘记那颗热爱真理、热爱华文教育的心啊！

如今，陈老师该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1974年8月

①赞颂日寇天皇的歌曲。

②日语“万岁”与闽语“放屎”同音。

(接自第15页)

的动向及现状。最后的一个报告则指出疲于奔命的敌人队伍正在接近尔·奥贝德。于是，一场战斗计划拟定了战斗将在每一处每名战士都熟悉的地点进行，那就是谢尔干森林。它离开尔·奥贝德不远。哈姆丹·阿布·安惹率领的作战师部首先移入了森林。他们知道谢尔干森林中只有一条敌人可以走的途径。因此，他们只须在森林里的一处战略要塞设下埋伏即可。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的部队进入了谢尔干森林，数不尽的各种巨大的树木浓密地布满小径的两旁。新的一日降临到了奴峇山。在高空中，无数兀鹰、鸨及乌鸦等在啼叫，预示着敌人的凶兆。

让恐惧震撼的敌人，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地互相呆视，眼神中流露共同的感觉，似乎他们来到这里，纯粹是为了让自己的肉体叫飞禽走兽饱餐一顿。

敌人更加深入森林了。当他们来到作战师埋伏着的地点时，哈姆丹·阿布·安惹及他的人员立即由各个方向朝他们射击密集炮火。敌人在他们的军火及其他供应品周围形成一个圆圈，毫无目的地胡乱开枪，力图突围。就在这个时候，尔·马赫迪的主力军队在尼勾米的率领下来到了森林里。同时，追逐敌人而来

的阿布·加惹及其骑兵队亦截断了敌人的退路。于是在高大的树木丛中回荡着革命战士的战叫，谢尔干森林成了战士森林。枪弹和弓箭由树木后面骤雨般射向敌人。“打呀！打呀！”“消灭侵略者！”“苏丹万岁！”英勇的苏丹战士们的喊声，构成苏丹革命中一阙美妙的乐章。

战斗越来越激烈了。溃败了的敌人试图突围但未能得逞。苏丹战士们形成了一把铁钳，紧紧的钳住了敌人。象被巨手摇撼枯树时掉下来的飘零落叶似的，敌人纷纷倒在地上。

一阵晨风吹拂着。树木纷纷向起义的战士们鞠躬，向他们的伟大团结致敬，祝贺他们在团结战斗的精神下消灭了敌军一万二千多名。那晨风中摇晃的树叶，也似乎在为这支胜利的起义军鼓掌。在整个奴峇山区，战鼓声又响了起来，人们从村子里兴高采烈地涌了过来，共同庆祝在谢尔干——这战士的森林，所赢得的伟大胜利。

①奥麻麻：苏丹人的包头布。

②朱峇：全套的长袍。

謝

爾

干

战士们的森林

(苏丹) 阿布·達利 高飛 譯

原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为推行其殖民主义政策，开始向苏丹进行侵略和扩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勤劳勇敢的苏丹人民挺身而出，反抗英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统治和无情压迫。一八八一年，一个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在莫罕默德·尔·马赫迪的领导下爆发了。在此后的四年间，起义军不断击退英国军队，并将所有外国侵略者赶出了国土。

一八八三年，起义军收复了苏丹西部的哥多番省。以这个省分的奥贝德为根据地，他们顽强地同来犯的英国军队展开战斗。同年十一月，起义军消灭了超过一万名由威廉·喜克斯上将统帅的侵略军，并缴获大量的武器。以下的故事描述了这场战斗的经过。



集合的号角忽然在基地响了起来。战士们即刻起身向奴答山脚跑去，在山谷中的大树下列队成行。每一名战士都穿着战袍，头上包着白色的奥麻麻^①，身上是整套的朱峇^②，腰间扎着一条宽阔的黑色腰带。他们手中所握着的枪、箭、刀和长矛等武器，在中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起义军领袖莫罕默德·阿末·尔·马赫迪向人们喊道：“兄弟们，我们接到报告，敌人的一支分队正由卡顿姆向我们的基地进犯。让我们准备英勇作战，给侵略者狠狠的打击！”

听了这些话，战士们高举起手中的枪杆、利刀和长矛等，齐声喊道：“苏丹万岁！让我们用鲜血解放苏丹！杀死侵略者！”

在尔·马赫迪集合战士们之前，他曾经召集了一次起义军各单位领袖的紧急会议。会议上决定了一项这场战斗的计划。哈姆丹·阿布·安惹团长被提名领导一师经过特别训练的，拥有获自敌人的现代化武器的作战部队。其他战斗部队则由尼勾米将军率领。

傍晚时分，团长阿布·加惹奉命率领一支骑兵队出发进行侦察。骑兵战士们人数少，任务又艰巨，但在毫无畏惧的传统精神下，他们敢于克服一切困难。他们的任务是注意敌人的行动，并随时通知基地；而且，他们还得骚扰行进的敌人，让基地的战士们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战斗。

与此同时，一支以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人数超过一万二千名的军队，在威廉·喜克斯将军率领下，离开了首都卡顿姆，准备对尔·马赫迪的革命部队进行残酷的镇压。

参与“喜克斯行动”的军队沿着白尼罗河向厄·杜恩姆前进。然后，他们需由那儿转向前往革命队伍

所在地尔·奥贝德。但是，谁懂得前往尔·奥贝德呢？要抵达厄·杜恩姆是容易的，因为白尼罗河将它与卡顿姆联接起来。但要在半沙漠的西部地带找途径就完全不同了。

“这问题并不困难，”喜克斯说“我们可以在村民的协助下抵达该处。”

“喜克斯行动”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大小村子。支持革命的村民都离开了他们的村子，填埋了水井，没有遗留任何可能协助敌人的痕迹。他们说：“我们宁死也不愿出卖同英国和土耳其殖民主义者作战的人。敌人可以毁灭我们的村庄，但绝对扑灭不了我们用鲜血捍卫的革命。”

一路上，村民的这种战斗精神使喜克斯及其军官感到失望。他们力图得到村民合作的梦想终于破灭了。他们只好由一名自认懂得路途的土耳其军官协助，继续他们的行程。

落日的余晖将整个水平线染成了一片深红色的海洋。敌人整日里上上落落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山坡，被晒得昏昏沉沉，感到分外疲倦。一听到休息的指示，他们就象一袋袋枯粮似的瘫倒在地上了。

夜降临了，黑暗渐渐笼罩一切，敌人的部队深深地睡着。突然间，暗夜的寂静被急骤的马蹄声划破。枪声从每一个方向传了进来。从熟睡中惊醒的敌人，一刹间惊慌失措，胡乱开枪。这一晚，暗地里追踪敌人的阿布·加惹团长及其骑兵队，袭击并歼灭了许多敌人。

阿布·加惹团长的骑兵队这类的突然袭击连续发生了许多次，使敌人损失惨重。让恐惧情绪困扰的敌军们士气低落，开始觉悟到等待着他们的可悲下场。

阿布·加惹一路上的报告向革命队伍提供了敌人

(转入第14页)



菠 曼

(老 搨) 怕 靈

眼前的情景，谁见了都会仇恨满怀地脱口而出：“美国鬼子，你这恶魔，有本事就来和我较量！干吗无缘无故地轰炸和杀害人民群众！”

我感到有件什么东西在胸口堵着，心里十分难过。我走在遭受敌人炸弹破坏的村寨中，看到这里的房子，有的只剩下两三根还在呼呼燃烧的柱子，直挺挺地立在灰堆中，好象在对我说：“就是把我烧成灰烬，我也不肯轻易倒下。”我每走一步，都系念着在受伤和牺牲的群众中，不知道有没有我熟悉的人？突然，我看见一个小挎包，正被火苗包围着。一个绿色本子露出挎包口，我于是取来一看，本子的第一页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

“赠给菠曼妹：练习写、读，为祖国的未来寻求知识。”

辛 坎

赠于一九六一年二月三日”

是的，这是我的笔迹，是我九年前送给一位名叫菠曼的小姑娘时写的。但是，我又感到悲伤，因为我想：“这个本子的主人是否也在这正在熄灭的火堆里牺牲了？要不，怎么会抛下自己的纪念品来让敌人野蛮的战火烧毁。”于是，过去的种种图景，一幅一幅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九年过去了，这是相当长的时间。然而，对于我，深埋在记忆中的情景，却经常在我的心中浮现，使我感到就象是上个月或者上星期才发生的一样。

那天，我们三人小组到敌占区执行任务，就在穿越树林的时候，不幸陷入了敌人的截击圈。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了好几倍，双方打了起来。一开始，我的两位同志就当场牺牲了，我的左臂也中了弹。回头看见自己的战友躺在血泊中，我的心象火烧火燎一样沸腾起来。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打开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包围。太阳下山了，这是我行动的一个极好机会。我右手紧握枪把，观察左边，发现敌人的枪声比

右边和背后稀少。我便迅速地树背后转了出来，集中火力向左边的敌人射击，同时向卧在就近的两三名敌人投出了最后的一颗手榴弹。接着，枪声四起，敌人从我的枪声和手榴弹声中猜出了我的人数和意图，于是，他们暴雨般地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并且从背后追来。枪声划破上空，嗖嗖作响。我跑了一段路，不幸又一发子弹钻进了我的左腿，我向前扑倒了，从陡峭的山坡上向下滚。不知什么时候，我失去了知觉。

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正躺在沙滩上，下身泡在溪水中。太阳的金光穿过溪边的树丛，使它的绿色变得更加悦目。鸦声和别的禽鸟声嘈杂交响，新的一天已经开始……。我的枪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从手里脱落了，幸好文件包还在身上背着。我警惕起来，一定要离开这里。昨天夜里，敌人大概以为我已经跑掉，所以放弃了跟踪。但是，今天早晨他们可能会到树林中来巡逻。要是再碰上，我就不用再希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了，装着基层组织骨干名单和计划的文件包就要落入敌人手中，这样必然会使革命的基层组织遭到破坏！因此，不管生死如何，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当我试着挪动一下身子时，伤口的疼痛使我差一点昏过去。我只好让清凉的溪水减轻我的疼痛。四五分钟以后，才勉强忍着向前爬。刚爬了八九米，伤痛加剧，我几乎又失去知觉。心脏象打鼓一样剧跳，两边的太阳穴连续不断地颤动，冷汗直冒，心想不行了。回头一看，自己还没有离开溪流多远。就在这时，从背后传来一阵响声。我把身子紧紧贴在地上，侧耳细听，那声音好象是野兽攀树，不知道是不是鹿子下山来喝水？就在这一分钟里，好象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一样，粗重的脚步声从那边走过来，我稍微向上抬了抬身体，发现三名敌人肩背卡宾枪，正涉水向我这里走过来，并一步步接近了。我在心里想好了作战计划。敌人走近了，甚至连他们的说笑声也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正在谈论野兽般调戏妇女的事。仇恨在我心中猛然升起，我差一点脱口说出：“只要我能脱离这个地方，你们再看看我的厉害！”幸好有高大浓密的树丛遮盖，他们没有发现我，从离我二三米的地方过去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解除了刚才的紧

张。眼下，情况十分急迫，肯定还会有敌人在这个地区来回走动，我必须尽快地爬。

太阳升到空当，时已正午。阳光的炽热使伤痛加上饥饿——从昨天到现在，我的肚子里一粒饭也没有啊！——把我疲劳得好象全身散了架一样，甚至使我对一切努力都产生了烦躁的情绪。然而，当我想到在敌人凶恶的统治下穷苦人民正在等待解放，想到文件包，想到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又开始咬紧牙关，继续尽力一步一步地向前爬去。但是，仅仅努力了一段时间，就力不从心了。我感到耳膜上好象有人用春杵在敲击一样，心跳得很厉害，憋得我喘不过气来。虽然太阳还很大，可是不知怎的，我的面前出现了闪烁飞舞的萤火虫，黑暗挡住了我的双眼。

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当我再一次苏醒时，发现自己落在一个黑洞洞的地方，心想爬起来坐着看看，但全身却没有一个地方动弹得了，好象自己被人紧紧地捆住了似的。我自问道：“难道我已经落入敌人手中？”过了一会，才勉强可以强迫手脚动弹一下。首先，我使尽全力，动手摸摸身边的文件包。很奇怪，如果我被捕了，为什么文件包还在老地方？还是我昏过去了，一直到天黑也没有被人发现？为了放心，我用手摸摸周围，触到身边的石头。啊！这里好象是一个山洞。这就使我更加奇怪了，我是怎么进的这个山洞？……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发现有个小火光射了进来。这是个火把，正在慢慢地向我躺着的地方移动。这个信号告诉我，必须在火把来到之前，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毫无自卫的办法，因为我只有一只手勉强可以动弹。仅过了一分钟，火把在我身边停下。这才看清楚了，打火把的是一位老大娘，身后跟着一位体质单薄的小女孩，她手里提着竹筒。我内心的不安减轻了。老大娘干瘪的嘴首先张口说话，打破了紧张的沉寂气氛：

“好些了吗？孩子。”

“大娘，你是谁？我怎样到这里来的？”

好象不理我的问话似的，大娘从小女孩手里接过竹筒，爱怜地告诉我：

“孩子，大娘很担心，怕你起不来了。来，先喝点粥，缓缓劲，我再讲给你听。”

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顺从地照办了。大娘喂了我两三口稀饭，开始叙述所发生的事情：

“前天下午，我们娘俩在树林里找野菜，在山脚下遇见你象死人一样躺在草丛中。大娘知道，你是‘伊沙拉’的人。因为三四天前，听见山上响起枪声，后来敌人在村里说，他们杀了两个‘伊沙拉’，还有一个逃走了。大概就是你了。大娘便把你背进这个山洞藏起来。孩子，在抗战时代，大娘还做姑娘的时候，村寨里也有象你一样的‘伊沙拉’干部，他们保护了大娘，免遭敌人的侮辱。大娘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一个个都

是救国爱民，不当奴隶。所以，大娘才想到要救你的命。天啊！你整整昏死过去三天三夜了。给你包扎好伤口后，大娘每天晚上都来探视，看看你醒来了没有。谢天谢地，现在总算脱险了，大娘很高兴。”

说完，大娘拭去我不知什么时候流出来的眼泪。看着她真挚的态度，听着她那充满怜爱和关切的语言，使我想起我生身的母亲，她曾经在我生病时这样对待过我。这时，我才断定，就是这位大娘和小女孩主动把我送到这里来避难的。她们给我治疗，保护我，否则，我一定成了凶猛野兽的食物，也许已被敌人杀害了。这样，对革命将会发生种种恶果。在这个时候，我才深刻地体会到出发前上级对我的教导：“进入敌占区执行任务，要好好警惕，但是，也不要不信赖群众。这里所说的群众，指的是穷苦的劳动人民。他们每日每时都在遭受压迫剥削。由于对敌人野蛮行径的仇恨，他们正在等待着革命的胜利。因此，他们是同志们完成任务的好靠山。”现在，这些嘱咐，成了事实。它使我陷入绝境时得到保护。当然，除了这位大娘，还有许多人正如旱天等雨一样，等待着革命去解放他们。虽然我只身处于敌占区，但我感到温暖，因为我得到了大娘和小妹妹亲人一般的不顾任何危险的关心和照顾。

为了掩护敌人的耳目，我请大娘尽量少来，更多地让小妹妹直接帮忙我。小妹妹年幼的智慧，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机灵。

一天白天，小妹妹照常给我送饭。交谈了两三句以后，我问她：

“你爸爸去哪里工作了，怎么从来不见他来过？”

万万没想到，这句话使小妹妹楞住了，她的白脸显得更加苍白，发直的眼睛被晶莹的泪水挡住了，显得很悲伤。不一会儿，泪珠顺着脸颊滚下，滴落在我的手臂上。小妹妹哭泣地回答说：

“我爸爸去年被敌人杀害了！”

我进一步询问道：

“为什么他们杀你爸爸？”

小妹妹忍了忍，不让声音发抖，她说：

“我家养了一条水牛，是耕田用的。敌人要拉去杀了吃，我爸爸不让，他们就把我爸爸枪杀在高脚屋下。”

只说了这些，小小的身体扑了过来，抱着我不断地哭泣。

同志们，你们想想，这么小的孩子，生活就如此折磨，敌人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她的父亲。面对着敌人野蛮的双手所造成的山河破碎的局面，我十分怜悯地紧紧抱着小妹妹。同时，不管小妹妹听不听懂我的意思，我对她说：

“小妹妹，不要哭，再过不久，‘伊沙拉’叔叔们就要来解放我们的村寨，一定要干掉杀害你爸爸的敌人。”

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地下的蚯蚓被人踩着尚知道挣扎，何况这是有着无数次抗拒外国侵略者斗争历史的贫苦人民。他们曾经经历过抗法斗争时代，因此，一旦革命的光芒照耀，他们也一定会自觉奋起，来推翻腐朽的制度的。我决定把这大娘培养为骨干，教这位小妹妹识字，让她看到未来的希望。从此，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几乎无法分离。对于这段生活，我感到异常幸福。

日子流水般过去，不觉已经将近半年了。绿色的小本子上也有快一半的篇幅写满了秀丽的字迹。小妹妹从一个没有知识，遭受贫困摧残，生活象一只受风暴打击不能展翅飞翔的小鸟，而变成了一个聪明的小孩，双眸充满了希望。

一天早上，阳光四射，我和大娘正坐在那里静听小鸡学啼似的朗朗读书声。我心里有点决定不下，该不该让小妹妹知道，我就要离开了。后来，我疼爱地搂着她。从我的这种神态中，小妹妹预感到，将要有不妙的事情发生。她的小手紧紧地拉着我的衣襟，好象要保住自己的东西不让别人抢去一样。至于大娘，她心里很清楚，我的伤口已愈，身体已经恢复健康，只是心里不愿意这一天来得太快。三个人处于沉默之中，都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了。大娘实在忍不住了，她先开口耳语般的小声问道：

“孩子，你真的要离开大娘走了吗？”

“是的，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报告营长，有一位游击队长要求见你。”

通讯员低微的声音使我从记忆中醒来。我一回身，发现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肩背卡宾枪，腰间扎着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宽皮带，佩带着子弹袋和两枚手榴弹，正站在通讯员同志的身后。她汗湿的面孔被午后的太阳照得红彤彤的，头上盘着发结，身材匀称，穿着蓝色衣服，十分鲜艳，然而也不缺乏作为一名身经战场的战士的威严。我好奇地看着这位姑娘，尽管已经报告了身份，我还是怀疑地问道：

“姑娘，你就是游击队长吗？”

“是的。”红润的嘴唇间吐出这声音。我和她握了握手，并说道：

“好，有什么事说吧。”

“报告，我们游击队自从接受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截击撤退的敌人，消灭了十八个敌人，俘虏了十三个。请营部交给新的任务。”

我敬佩的听取了这一简练的报告，为革命队伍中有这样勇敢能干的妇女感到骄傲。

“现在，你把俘虏交给后继部队，继续指挥游击队配合一连追击敌人。”

“是！”她很简短地回答。可是这小孩般的黑色眼睛却瞪得圆地盯住了我手中的绿色小本。

“这小本你从哪捡的？这是我的本子，请送还给我！……”

天啊！这时我才又仔细地观察了她的圆脸，这是小波曼的脸。不同的是她不象过去那样苍白了，而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真的，波曼！是波曼！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面前的就是波曼。作梦也没有想到，九年前我第一次经历革命斗争时所遇到的小孩，今天，革命的烈火已经把她锻炼、培养成这样能干的游击战士。

“波曼！”我惊愕地叫出她的名字。

我的脸神和声音好象也使她想起了过去，她几乎也是同时地叫出我的名字：“辛坎哥！”

我们互相走近，彼此紧握双手。两对眼睛极其兴奋地对瞧着，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停了一会，因为太激动了，还是我先问道：

“大娘呢？她在哪儿？她身体好吗？”

“妈妈到山上防空很久了。她一定很高兴，能这样偶然遇上哥哥。她身体很好。”

“噢，等追歼完敌人，我再回来看她老人家。”兄妹俩交谈了一会儿，只好分手去执行任务。约定战斗结束后再见。我站着目送姑娘机灵地跑回部队。不一会，姑娘丰满的身材投入了游击队的行列。他们正在疏散队形，准备加入部队的行列向前推进。天边，傍晚的阳光把云彩染得象大火堆一样通红，阳光沐浴着山岗和树林，使这片土地增加了光辉。

在象我这样三十年不算短的生活中，也曾无数次经历过辛酸的苦难，尝过幸福的香甜滋味。但是，如果把过去的各种幸福加在一起，和今天的感受相比较，也只能算是其中的一部分。

（接自第31页）

机是良好的，不幸或不料竟收到极坏的效果，这只能证明了压制性的困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也不能一直抓住这根“救命草”，不敢去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找出根本的内因，却故意掀起“演出热潮”，企图救平了表演艺术领域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战略意义。这也是我们在指出错误的编导方针或人员必须同广大有积极性的、有轻骑兵潜力的年青表演艺术工作者区别开来的主要原因。

暂时不了解工农群众；或者不了解也不接近工农群众；或者是不了解、不接近工农群众而在实质上却是喜爱压迫阶级的三种人，在对待表演艺术的舞台形象问题上，表现了不同的艺术观。总的说来，真正符合人民斗争的需要的形象，就是人民创造历史、创造世界的形象。

以上就表演艺术形象问题，提出若干诤议，以期就正于表演艺术战线上的朋友们。

十二號風門

(智利) 巴爾多邁羅·利約



· 小巴勃罗本能地紧紧扣住他父亲的两腿。他的耳朵里轰鸣着，罐笼①的底好象要从他脚下逃脱似的，使他产生一种异样的难受的感觉。当他钻进罐笼里去的时候，隐约看到了井筒的墨黑的大口，他仿佛觉得已经被投入那黑暗的深渊。他的一双大眼睛恐怖地睁视着那阴森森的井壁。他们正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朝井下坠落，在罐笼这样寂静地向下沉的时候，没有一点震动，除了滴水打着罐笼的铁顶的响声外再也听不出一声声音。所有的矿灯都似乎就要熄灭，藉着那些微弱的灯光，可以模糊地看到在罅隙的阴影中和突出的岩石上面，有一串一串的黑影象箭一样地朝上飞。

过了一会，速度突然减低，两脚踏在向下沉落的铁板上也踏得比较稳当了。在罐笼的铰链和铁索摩擦出重浊的轧轧的响声之后，它那沉重的铁架子，就在平巷的入口处停下来不动了。

那个老矿工牵着他的孩子的手一道走进黑暗的巷道。他们是最先下井的一批人，那时候井下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平巷相当高，矿工们可以伸直身子走，但从平巷中向上瞧，却只能看到粗大的支架所支撑起来的顶板的一部分。巷道的侧壁隐藏在弥漫于深邃的、阴森森的矿洞里的那种深浓的幽暗里面，连看都看不见。

在离开一堆矿工四十米的地方，他们在一个在岩石中凿成的洞窟的前面停了下来。那洞窟的平顶拆裂了，颜色象煤烟子一样地发黑。平顶上挂着一盏用洋铁皮做成的灯，微弱的灯光使那个洞窟显得特别幽暗和阴影幢幢。在那洞窟里面，一个小老头伏在桌上，在一本大登记簿上登载着些什么。他的黑衣服使得他那布满深深的皱纹的脸显得格外苍白。他听到脚步声就抬起头来，用疑问的眼光盯着那个老矿工。老矿工胆怯地走上前去低声下气地说道：

“先生，我把孩子带来了。”

那个领班用他的锐利的目光把孩子的孱弱的小身体看了一眼。那孩子四肢细瘦，褐色的面孔上流露出年幼无知的神情，两只发亮的眼睛，象受了惊的小野兽的眼睛一样，睁得大大的。所有这些，都给了那个领班一个不好的印象。那个小家伙就同很多不幸的儿

童一样，一下子就要被夺去他的嬉戏玩耍的童年生活，并且在那潮湿的巷道里，在风门的旁边，慢慢地枯萎而死。这样的景象，使得那由于成天面对人世悲苦而变得无情的领班也不由感到心软。他脸上的绷紧的线条松弛下来了，但他还是装着严厉的样子对那老矿工说话。那个老矿工被他对他孩子的那一番打量弄得非常不安，神色惶惑地注视着他。

“我说，这孩子还使不上力干活儿哩。他是你的孩子吗？”领班问。

“是的，先生。”

“那你就得可怜可怜他的小小年纪，先送他到学校里去呆一个时候，再把他送到这儿来下葬也还来得及。”

“先生，”那矿工咕哝着，粗哑的声气里含着苦苦哀求的意味，“我们一家六口，就只有一个人干活。巴勃罗已经满八岁，他应该挣他自己吃的面包了。他是矿工的儿子，他要干的也就是他的长辈的这行活。我们这一辈子的人除了在矿井里面摸以外，还哪儿上过什么学校来哩。”

他的悲哀的战栗的声音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但是他的润湿的眼睛里还是流露着固执的恳求的神色。领班被他那沉默的恳求打动了，就拿起一个哨子吹起来，哨子的尖声在空寂的巷道的远处回响。巷道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黑影就在门洞旁边出现了。

小老头朝着那个新来的人吩咐道：

“胡安，你把这孩子领到十二号风门那边去；让他接替昨天被煤车撞死的、赶车工何塞的儿子。”

接着，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那个在开始喃喃道谢的老矿工，声色俱厉地向他说道：

“我知道你上星期没有采够五车箱煤，那可是每个采煤工一天出货的最低的定额哩。你可得留神些儿，如果事情还是照那个样子下去的话，那就只有把你除名，让你勤快一些的人来干你的活儿。”

他随即把右手向他一挥，打发他走。

他们三个不声不响地走开，三个人的脚步声在黑暗的巷道里慢慢地愈来愈远了。他们在路轨的中间

走。为着要避免陷在泥里的枕木，他们就拣着钉铁轨的道钉的附近走，迈的步子时大时小。那个带路的青年矿工走在前面，后面跟着走的是用手牵着小巴勃罗的老矿工，他把头俯在胸前，坠入沉思默想。领班的话和话里所包含的威胁意味，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好久以来，大家就都看出他的体力衰弱了。他一天比一天更近地走到了那样的一条分界线上，年老的矿工只要一旦越过那一条致命的话，那他在矿井里就会是一块没用的废料了。凭他起早睡晚，每天不顾死活地干上十四个钟头，在狭隘的窿子里象虫子一样地乱爬，狠狠地刨煤，都无济于事。那煤层是永远刨不完的，多少世代象他一样的矿工，已经在这大地的深处不歇地刨过它了。

但是同煤层进行的那种顽强不息的搏斗，不多久就要把那些最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弄得衰颓苍老。在那潮湿狭窄的阴森森的洞穴里，老年的矿工变得虾腰驼背，肌肉松弛。他们就象那些一看见鞭子就要发抖的驽马一样，每天早晨接触到煤层的时候都不免心惊肉跳。但是饥饿比鞭子和马刺还要厉害得多，管事得多，矿工们每天都只有默默地干那种累死人的重活。他们散在煤层的千百个角落里，象木蛀虫一样地钻啮着煤，煤层在他们的钻啮之下轻轻地地震颤着。煤面受到手镐的方齿的啄动，一块一块地崩落下来，就象被汹涌的海浪冲刷着的海岸旁的沙石一样②。

带路的人突然停住，打断了那个老矿工的悲哀的沉思。前面有一扇大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靠墙的地上，一个小孩的半身的轮廓在闪烁的交错的灯光底下显露出来。那是一个蜷伏在墙角里的十岁的孩子。

他把胳膊肘搁在膝盖上，用瘦弱的双手捧住惨白的面孔，一声不响地呆在那里，似乎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到来。他们推开风门穿了过去，让他一个人仍旧埋沉在黑暗的深处。他那睁大的没有表情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朝上瞪着。他也许是在出神地凝望一片象浮现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的幻景，那景象吸住了他那渴望见到光明的双眸。由于怀念遥远的白日的光亮的缘故，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负责照管那扇风门，度着无穷无尽的囚犯般的岁月，老是摆不脱悲怆的孤寂的冥想。那扇巨大的墓碑一样的风门压着他，永远扼杀了他那童年时代的活泼可爱的生机。他所遭受的这些苦难已经印在他的幼小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无尽的苦楚，使他对人们的自私和懦怯发出严酷的诅咒。

那两个大人和那个小孩沿着一段狭窄的巷道走了一程之后，来到了一个高高的运输巷道里面，那儿有大的水滴不断从顶板上淋下来。他们不时地听到从远处传来一种低沉的声音，象是一个巨大的锤子在他们的头顶上敲击着大地的骨架。巴勃罗不知道从何而来的那种声音，原来是海涛冲击着岸旁的礁石的时候发出来的。他们再走了一段路以后，终于来到了十二号

风门的前面。那一扇门的木门框嵌在岩石里面，木门可以向旁边推动。带路的人在那扇木门前面停下来，说：“我们到了。”

那儿的黑暗是那样地深浓，他们借着扣在保安皮帽帽缘的矿灯所发出来的淡红色的光，几乎看不出前面有大门挡路。

小巴勃罗不懂他的同伴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停下来，就一声不响地瞪着他们。那两个人很快地交谈了几句话以后，就开始很快乐而且很热心地教他怎样照管那一扇门。那个小家伙按照他们的指点，把风门推开又关上很多次。这样，他父亲就不再没有把握了。他确实曾经耽心过凭他儿子那点气力也许还干不了这项差使哩。

那个老矿工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用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抚摸着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蓬松的头发。那个孩子一直还没有表现什么疲倦和不安。那种他从来还没有看到过的新鲜的景象印在他的幼稚的幻想多端的脑际，弄得他心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觉得他自己仿佛是呆在一间黑屋子里，并且相信会有一扇窗门忽然地打开，而太阳的耀眼的光线会随即照射进来。虽然他那普普通通的心里已经不再有在下井的时候曾经侵袭过他的那种苦痛的感觉，但是他父亲对他表示的那种他所不习惯的宠爱，倒引起他的猜疑了。

在坑道的远处闪亮着一点灯光，随即听到车轮子在轨道上行驶时发出的轰隆隆的响声，接着来的是奔马的沉重急促的蹄声，把地面都震得发响。

“煤车来了！”那两个大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叫着。

“赶快！巴勃罗！”老矿工喊道：“赶快干你的活！”

那个孩子把拳头紧紧地握住，用整个小小的身体死劲地去顶那扇风门。风门慢慢地被他顶开，一直撞到了岩壁上。他刚刚把门打开，就有一匹汗淋淋喘吁吁的黑马在他们的身边划过去，它拉着一大车的沉重的煤。

两个矿工满意地相互凝视。这位新手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富有经验的看门工了。老矿工弯着他的高大的身体，开始甜言蜜语地奉承他：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娃娃了，已经不象是呆在上边的那些娃娃们一样，无缘无故都要露出哭脸和成天缠在娘儿们裙边转的那号人了。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一个勇气十足、不折不扣的矿工了；那就是说，他已经成了他们的同伴，矿工们对他可得象对同伴一样看待了。总之，他父亲用三言两语告诉了他：他们必须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但是，他也用不着害怕，因为矿井里象他一样年纪、干着他同样的活儿的人可多着哩。他自己离父亲也很近，会时常来看他，而一等到了下班以后，他们爷儿俩就可以一道回家了。

小巴勃罗越听越害怕，他的回答是用两手死劲地揪住那个老矿工的衣襟不放。一直到那个时候，他父亲要他干什么他还是蒙在鼓里，他还以为他父亲只是

把他带出来溜溜圈子哩。现在来这么一下意想不到的转变，可把他吓得发晕了。他只想赶快离开那个鬼地方，回到他妈妈和弟妹们的身边去，回到那明明亮亮的地面上去。尽管他父亲耐心地同他说道理，他的唯一的答复只是恐怖地带着哭声催促说：“走罢，回去！”许愿也好，威胁也好，都不能使他听话。那“走吧！爸爸”的叫唤，一声比一声更来得可怜和迫切了。

那个老矿工的脸上刻划出来剧烈的内心的矛盾。他的孩子用闪着泪花的眼睛仰望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悲哀的恳求的神色。当他看到那一双眼睛的时候，刚露头的怒火化成了无穷的怜悯：孩子还是这样地嫩弱，这样地小得可怜哟！隐伏在他心灵深处的父亲的慈爱，突然不由自主地猛烈地爆发出来了。

他自己的那一辈子，那四十年来所作的苦工和所受的折磨，一下子都浮现在他的眼前。他非常伤心地看到，他干那么多年的重活的结果，只是留下了一个精疲力竭的身躯，人家或许不久就要把他这个身躯也当作一件碍手碍脚的东西抛出矿井。当他想到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的不幸的儿子的时侯，他不禁想要同矿井这个贪得无厌的怪物去争夺被它捕获了的那一条小生命。矿井就是那样从母亲们的膝下怀前将她们还没有长成的孩子夺去，把他们变为到处受人蔑视的穷光蛋，而他们却坚忍地用两肩承担起老板们的惨无人性的打击和坑道内的悬岩的侮辱。

但是，他想起了那贫穷的家，想起了靠他一个人支撑着的他那缺食短穿的妻子和儿女。当他这样一想的时候，开始在他心头萌生的那种反抗情绪一下子就熄灭了。他凭他的经验知道那种想法是愚蠢的。矿井是从来也没有放过任何经它捕获的东西。在井底下，儿子接上老子，就象是一个个新链环替补一条没有尽头的锁链上的磨损了的旧链环一样，矿井里那起伏上下的生命的浪潮，是从来也不会中断的。孩子们呼吸着矿井里有毒的空气，长成为脸色苍白和孱弱的畸形儿，但是那也只得听天由命，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这个而生的哟。

那个老矿工把心一横，从腰间解下一根结实的细麻绳来，不管他的孩子怎样哀求和反抗，用绳子的一端系着他的腰部，再把另一端拴到嵌在岩石里面的粗大的铁柱子上。那柱子上还残留着一些麻绳头儿，可见靠它来拴孩子已经不是第一回了。

那个小家伙已经吓得个半死，他恐怖万状地放声大哭，并且拼命地抱住他父亲的两腿不放，他父亲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摆脱开来。他的哀求声和号哭声充满了整个巷道，但是这个柔弱的为人牺牲的孩子，比“圣经”上的以撒还要来得不幸^①，因为人间的罪恶和不平，迫使他父亲不得不忍心地对他这块亲生骨肉下手的时候，他并没有听到什么友爱的声音叫他父亲住手。

他呼唤着正在走开老矿工，那声音是这样地悲伤，这样地令人心碎，使得他那可怜的父亲又一次感到拿不定主意了。但是，他的这种踌躇不决只一下就过去了。他用手按住耳朵不去听那使他心碎肠断的哭叫声，放开步子赶紧逃走。他在离开那个巷道之前停顿了一会儿，只听得一个呼唤着“妈妈”的细弱声音从远处传来，那声音宛如微风从耳边吹过，因为隔得遥远，听起来也就模糊了。

然后，他象一个神态昏迷的疯子一样开始奔跑，一直跑到煤层的前面才停了下来。当他一看到煤层的时候，他的痛苦马上变成了暴烈的怒火。他抓起手镐来，咬牙切齿地立即向煤层展开攻击，手镐在坚硬的煤面上飞落，就象沉重的冰雹猛打着玻璃一样发出清脆的音响。镐齿穿入那黝黑发光的煤面，把煤一大块一大块地拉了下来。煤块很快地在他的两腿之间堆积，而浓密的煤末就象一层厚纱一样，把矿灯的闪烁的光芒都遮住了。

有着锐利的棱角的小煤块四下纷飞，刺伤着他的脸、他的脖子和他敞露的胸膛。他满身大汗，一道道的鲜血混着汗水向下直淌。他象一个楔子一样在煤层上打开裂口。象刨监牢的墙壁的囚犯一样把裂口刨大；但是鼓舞和支持囚犯的是那样一个希望，那就是在刨过一天之后会获得新的生活，一种充满了阳光、空气和自由的生活，而他却连那样的希望也没有。

①矿井里用的升降机叫做罐笼。

②智利的煤矿在南部洛塔地方（LOTA），靠近太平洋的海岸，矿井深入海底数公里。

③“旧约”“创世纪”：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命令他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将以撒捆绑就绪，正要拿刀杀他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叫亚伯拉罕不可动手，因为已经知道他相信上帝了。

（接自第35页）

本局撒野，来人哪，给我逮下。

乙：打了五十大板。

甲：我再一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乙：我又一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甲：我问他，你怎么前后态度如此不同呢？

乙：他怎么说？

甲：他嘿嘿一声冷笑说，你不曾听到那一声钟响吗？

乙：听到呀！

甲：那是一点正呀！

乙：一点正又怎么啦！

甲：警察礼貌周在今天一点正结束呀！

乙：原来如此。

• 蒼欣 •



談談 爲人民服務

我们立志要为人民服务，首先就要弄清楚人民包括了以及不包括了谁。

马来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主要是由马、华、印三大民族构成。马来亚的社会发展脱离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具有它的特殊性。近一百年的英殖民统治，三年八个月的日帝侵略，到了今天的买办和封建阶级的压迫，这些都在马来亚的历史发展中加进了各不雷同的具体的特性。这些特性反映到社会构造上，就形成了马来亚社会的一些特殊问题，如种族问题。可是这些特殊性不能改变马来亚社会发展的方向，它们只是表现了一定的社会特殊性——马来亚的社会，直到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主要矛盾也还是人民同帝、资、封之间的矛盾。

弄清楚了我国的社会性质，我们要问：是谁骑在谁的头上？是谁不劳而获、靠剥削为生？是谁付出了劳力而劳动果实都被掠夺一空？是谁受到了残酷的压迫？

让我们揪出这伙人。他们是马来亚人民的敌人，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他们的仆从。他们一现了形，就立即被人民明确的区分了出来。这些人一出现在历史舞台就大张其剥削之牙、舞其侵略之爪，具有反动本性的家伙，不属于人民这个范畴。他们是少数，我们人民是绝大多数。在现时期，马来亚人民主要包括了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某部份的民族资产阶级。

在此时此地，人民既然是上述那些阶级，那么如果我们说要为人民服务，问题是否到此完结了呢？没有。还存在着重要的那么一大段。我们对于服务这两个字要有怎样的理解呢？难道叫我们就这样去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服务？这样的服务有无原则性呢？

我们反对一切无原则的服务，反对把服务孤立起来看待。为人民服务的问题，首先当然离不开人民，但是更重要的是怎样结合到变革社会这个伟大的实践问题。变革社会跟为人民服务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要变革社会，就要有人民群

众的力量。只有千百万觉悟的群众力量，变革社会才有现实性，才不是空中楼阁。这样看来，不去依靠人民，不去服务人民，变革社会只是一句空口说的白话；另一方面，脱离了变革社会，为人民服务就显不出它本有的明眸的光辉，失去了它的能动性和积极性重要的一面。

总之，要为人民服务，必须变革社会，要变革社会，非要为人民服务不可。

在现阶段，马来亚人民既然是包括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社会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我们既然以变革社会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大前提，我们就有必要肯定：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内容是什么？作用是什么？

今天的马来亚人民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生活对他们没给应得的幸福，他们的血汗被榨取，他们的背上压着苦难的大山。大山之上，有着外国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狼狽为奸，买办阶级则手持国家机器的鞭子，在抽打着人民，窃占他们的劳动果实。帝、资、封是人民的死敌。人民要推翻压在背上的大山，就要有力量有勇气面对压迫者。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完成，便是整个儿推翻这座反动的大山，让人民自己站起来，挺起腰板当家作主。

在这个改天换地的过程中，是谁领导着人民站起来呢？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任务是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我们要为人民服务，一定要懂得和记着这个真理。无产阶级的历史唯物论，都是我们为为人民服务的根据和依归。

要怎样为人民服务呢？方法千条百缕，但归纳起来只有一条，投身到变革社会的巨流中。我们想起白求恩，想起张思德、鲁迅，想起祖国优秀的儿女，想起许许多多的人民英雄，他们都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去为人民服务。他们每加深对旧社会的一分恨，对人民就加强了两分爱。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的极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牢牢的扎根在破坏旧世界，为人民谋求一个幸福的新世界。他们坚定地落实了这个信念，因此，他们虽出生在旧社会，都能无畏于四周的黑暗，摆脱一切的枷锁，成了人民的先锋，当了新社会的报晓强音。

我们立志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坚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光辉的理想和精神，学习他们改造世界和自己，以及奋勇战斗的本色。

我们必须真正理解为人民服务的这句话，我们要深刻感受到我们任务的重大，同时接受它。要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化为行动，严格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从每天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开始，坚决地把自己贯彻到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工作中。

让我们做到：第一、改造自己；第二、做一点一滴的群众工作。



給 · 母 · 親 · 的 ·

信

論 楓

亲爱的妈妈：

窗外正下着滂沱大雨，望出去，只看到白茫茫的一片。窗外的景物都被笼罩在这烟雨蒙蒙中了。

刚一阵子前，南下的列车才轰轰而过。不用看时钟，我知道是傍晚将近六点了，我住的这间房子，窗子正好对着火车站路。因此，每当火车南下北上时，我都听到那拉响得长长的笛声。初来时，很不习惯那轰轰的吵嘈及笛鸣的尖锐。随着时日的增长，却也习以为常了；甚至摸熟了它南下北上的时间。

是的，在这市区住了将近二年，多少也能适应这儿的生活。但是，越是熟悉这市区的生活，越是使我感到烦腻。这种都市生活，并不能叫我留恋。这里看到的只是高楼大厦，匆匆而神色紧张的行人，风驰电掣的车辆及不绝于耳的吵嘈。这里没有家乡的青葱翠绿，没有家乡的祥和安宁。穿过市区中心的那条“沙玉河”是那么奇臭难闻，那里有家乡淙淙溪流的莹洁可爱？虚假浮面的繁华生活，不能夺去我对家乡纯朴的爱情。

二年在市区孤独的自立生活，总该把我塑造成熟了吧？但是我的感情还是那样的波动不定，多愁善感。它还锻炼得不够硬朗。赤子之心，还是深深怀念家乡的一景一物一人，仍被深深的忧伤笼罩着。

每每在睡梦中，时光倒流，回到了童年的幸福年代。在那儿，故乡的小溪旁，有童年伙伴的笑语，在茂密阴凉的橡树园内，有和伙伴互争橡胶子的吵架声。啊，多令人怀念的一段光阴。曾几何时，光阴在笑语吵架中溜走了。我们都长大了，不再聚在橡林内，不再集在小溪旁。

我和伙伴们都成长了，然而孕育着我们的小村子，并没有随着我们的长大而幸福成长，反而日益衰老破落。通货膨胀的浪潮，和连年抬高的税收，更深深地打击着这小村子啊！恶劣的物质生活，使到充满幻想的年轻的心，开始向往外面新奇，广大的世界。一个紧随着一个离乡背井，进入繁华的市区，只为着一个幻想。留下村子的荒凉，留下老年人孤寂的心，对着村子的贫苦。然而离开了家乡的伙伴，他们就可以逃避苦难了么？啊，不。

来到了市区，他们面对了另一个更加艰苦的生活。在这儿，他们更加受到生活的压迫和剥削。幻想破灭了，因此，有的在现实生活中徬徨起来，迷失了

自己。再加上都市“五光十色”的诱惑，他们学会了赌马，上夜总会，留连舞厅，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看成人电影，读低级黄色刊物。妈，他们被引诱而走向堕落了。然而这就是“文明”社会中的一面啊！

还记得阿珍吗？我小学时的好朋友？那天，在丽都戏院对面停车场内碰到她，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那会是她？一身酒吧女郎的打扮，但我认出了她额角上的黑痣，她其实早就发现我，但故意视而不见。我抢上前叫她一声，她知道没法回避，只好勉强上前来和我打招呼。我们只寒暄几句，一辆红跑车来了把她载去。看那红跑车消失在街头，心头突然感到惘然若失。那是童年的挚友吗？我有些不相信。但现在，已出现在我眼前，我还能说什么？

黄色文化的浪潮，不正在祖国各地泛滥么？夜总会、酒吧、成人电影、黄色刊物、赌博场所，这些林林统统的“声色犬马”的玩意儿，不已成了“进步的，现代化”城市的标志么？但是，又有多少年轻的心被这所谓的“文明”毒害？现在更变本加厉，吸毒抽大麻大行其道，少女失踪更是屡见不鲜。这岂是偶然发生的现象吗？

记得上星期从报章上读到玉妹失踪的消息，昨天就收到妹妹来信说她的同班同学，秀玲，因吸大麻不能自拔，羞愧而自杀！秀玲和玉妹还只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女啊！妈！阿珍、秀玲、玉妹的遭遇，不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吗？

虽然在这座虚假的繁华都市下，看到了堕落腐化的一面。在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被压在底层的善良的人们，是如何坚强的生活着。种种的不合理的生活压迫，并不能使他们屈服和退缩。从他们身上，我深深感染到了劳动者乐观，勇敢的精神本质。也从他们身上，深信新生的力量将会滋长。

从我这间房的窗口望出去，就可以看见这市区的最大木屋区，是这市区里贫苦大众的聚居处。我们住的这一排楼，刚好遮住了这木屋区里的污秽和简陋。木屋区里，破烂的沙厘和亚答屋顶，歪斜的木板搭成的屋子，杂乱的集在一起，和这层楼形成多么鲜明强烈的对比。这木屋区住着华、巫、印三大民族，他们是如此友爱和谐的相处在一起，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紧紧地连系在一起了。

窗外的雨还一直下个不停。流经这木屋区的水沟

开始泛滥了。这木屋处在低地，每当下雨时，一定积水的。此刻，哗啦的水，又冲向这木屋区。一户印度人家，正被上流冲下来的垃圾堵塞住了，几位热心的邻居，正忙着给他清理，水却不停的冲下来，早就淹到了他们的膝头上。

我知道，当雨停后，这里的居民都会相聚清理留下来的垃圾堆，填补被水冲坏的小路，他们不是为了什么利益而这样做，只为使人们方便，他们便不约而同地互相合作！妈，这场面，多么令人感动！这就象我们的小乡村一样，每当一家发生了困难，村民都热心的赶来帮助，不分彼此。木屋区的人，他们虽然受住在洋楼里的人的鄙视，但他们守望相助的精神，不是要比较歧视他们的人崇高许多？

这只不过是下雨时的一些景象，平时，日常生活里，有更感人的场面呢！

妈，木屋区的人是多么勤劳啊！终日卖力的干活，就象家乡的亲人一样克勤克俭的生活着。但为什么出卖了全家的劳动力，仍不能换来一天的温饱呢？

沙里伯伯就住在木屋区。他在路边搭了一个小档子，以卖香蕉糕为生，他的小儿子才七岁，每天大清早就要起身沿街挨户叫卖。他的大儿子，在一间印度店当小伙计，他的两个女儿给人家当家庭工，他一家八口，全都卖力工作，但生活却没有保障！

阿发婶在巴刹车站里卖冰水，她丈夫驾霸王车。阿发婶是一个善良勤劳的妇女，每次我去那儿买水

喝，她总是向我投诉。骂她的女儿好吃懒做，爱慕虚荣，骂她的两个儿子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做为一个母亲，您最能了解这种心情的。这是阿发婶不爱她的儿女吗？

阿发婶和沙里伯伯表面上看起来，是毫不相干的。但同样的生活处境，却无形的把他们连起来。

上个星期，一个印度老人暴毙在家里。这孤苦的老人，原有一个孩子，但走上歧途，终日和阿飞为伍，有一天，和老人起冲突后，自此离家不归。老人死了，木屋区的居民都出钱出力，把他火葬。这群热心的人，就包括阿发婶和沙里伯伯。

木屋区每天都有许多感动人的事发生着。这只不过其中的一件。是的，木屋区里有演不完的悲剧，虽然悲剧内容不同，但导致悲剧发生的根源却是相同的。

妈，我开始明白了，木屋区人民的命运，就和家乡亲人的命运一样！他们同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善良的人！但他们善良的，热爱生活的本质，会把他们唤醒！睡火山仍旧是火山。他们会爆发的，那股力量，可不是压制、阻挡得了的。

窗外的雨仍下个不停，木屋区的人们，已开始在狂雨中成长了。让雨下得更猛烈吧！

寄以深深的祝福！

您的女儿

（接自第36页）

人的恋爱，其立意是正确的，诗的风格也较明快和活泼。

《雾晨里的歌手》是一首叙事诗，题材较新鲜，对曾经居住在“烽火中的城乡”的人民来说，实有“温故启新”的作用。诗描写了陈阿三当年被日寇挑断了脚筋和踢伤了神经以致变成“疯子三”之后，整整三十一年间的苦难生活。诗情是富有控诉色彩的。但有一两点问题却值得商榷：

既成了“疯子三”；但他却懂得“那一家的米缸常空”、“那一家去割胶耕田”、“哪一家在磨黄豆”、“哪一家正在抻面粉”又懂得“唤起穷苦人，去迎接晨曦”，显见得他不是个真正的“疯子”，所以诗里是否应该称他为“疯子三”，以及是那一类人给他取的这个名字，实在是个问题！其次，“疯子三”既已成残废不能工作，家中又有个瞎眼的老大娘，他们的生活如何维持，诗中也没有具体指出。总之，诗中的人物形象及描写角度有点模糊。

还有题目上用“歌手”，似不大贴切，如改成《雾晨里的歌声》，会比较符合人物形象的身份吧。

以上所谈，有错误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正。



啓事

本刊拟于第三期增辟《鲁迅先生逝世卅六周年纪念专页》，深期我文艺工作者踊跃来稿，有关活学活用鲁迅先生当年批修反孔的战斗精神之类的短文，或论述鲁迅思想对马来亚文艺运动之伟大影响的鸿篇，尤其大受欢迎。

骯 髒 錢



丁 點

吃完了早餐，干和我乘着另一位工友秋所驾的小型货车，往裕廊赶去。

待会儿，九点卅分，××××局将会派出检查员（Tester）到裕廊镇刚建好的组屋，检查我们所安装的电线。

这四户人家要求电力供应，是我们的老板于三个星期前代为申请的。

抵达该地，由于距离规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于是，大家便往附近的咖啡摊等候。

“能，拿着，等一下要用到。”干从工具袋里拿出一粒灯泡，一支螺丝批和一把钳子。

“大家把眼睛放大一些，注意检查员从什么地方来，不要给他溜掉。”秋嘱咐着大家。

“我有点紧张，不知要怎么应付！”我接了工具不安的说。

“第一次跟着检查员，紧张的心情总是难免的。至于怎样去应付，只要照我昨天与你讲过的话去做就行了，而且这一次又不是检查什么大工程，当局派出来的必定是低级的检查员，这是很容易应付的。”秋喝了一口咖啡，手指往胸前口袋拍了几下说道：“Pass 与否，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钱包里的‘灵丹’。”

昨天秋对我讲过的话，顿时浮现脑海中。

手中拿着红色卡纸和背着测量仪器的，必定是检查员，这是辨别他们的显著标志，如果看到他们的话，必须赶紧叫住他们，他们是很少会主动叫你的，既使他们明知你手中拿着的一些工具是在等着他们。

“为什么呢？”我觉得奇怪。

“喝！这就是‘××人’的官僚作风。”秋从鼻子里发出冷笑不屑的神态。“不过，这一点我们必须牵就他们，不然的话，麻烦的总是我们，他们只要倒转回去，写个报告说不及格，那么又得重新申请日期，又要多等一个星期，我们是很难回去同老板交代的。此外，检查员的测量仪器和书包似的皮袋要和他们背了之后，才跟着他走，然后就要看当时所处的地方，决定是否要先把钱塞过去，比如说，明天那四间屋子，因为屋主还没有搬过来，可以在屋里面才给，但不须要急。反之，如果屋里已经住了人，就要设法在还没有进去屋里之前给了他们，所以，他们的皮袋给你背着的用意就在这里了。把钱塞过去，务必给他们清楚看到，这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绝不能让

局外人看见……”

“唉，来了，来了！能，快过去！”干突然嚷叫起来。

我顺着干所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位青年戴着一副太阳眼镜，果然背着测量仪器和一个皮袋，手中还拿着红卡纸，从一辆簇新的汽车里出来。当他关好了车门后，并不马上离开，却伫立在车门旁，朝组屋上下左右打量着，不时左手的中指往鼻梁上的太阳镜托了一托，俄顷，拿了下来，放进衣袋里。这时，他的视线刚好和我的视线碰在一起，于是，我加快了脚步向他那边走了过去。

“请问你是检查哪几间的？”

“这几张是不是你们的？”他指了指四张卡片上的门牌号码。

“是的，是的。”我忙不迭的回答。

“来，我替你拿。”我伸手过去，想接过他的测量仪器和皮袋。

“不用了，我自己来。”他却摇头道。“电梯在什么地方？”

“真不凑巧，两个电梯都出了毛病。”我说道。

“在第几层楼？”他明知故问，卡片上不是明明写着吗？

“十楼。”

“哗！最高的一层，要我死啊！”他沉默了一会儿，过后蹙着眉、噜着嘴，又点了点头，然后对我说：“不然你上去把电表的号码抄下来，我在下面等你，快一点啊！”

“你们检查过了没有？一切都对吗？”他似乎不放心，多问了一句。

“检查过了，一切都对。”我急忙回答。

遇到这样一个懒人，正是求之不得，马上拔起两条腿就往上跑。

“喂！下来！下来！我和你一起上去。”

“什么事？”我佯装听不清楚。

“我和你一起上去。”他重复了一遍。

“真是他妈的！怎么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呢？”我心里暗骂。过后，仔细一想，喔——！这也难怪啦，站在楼下无所事事，必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而且在下面公开“行动”未免是自我暴露，如稍一不慎，“罪名”可不轻啊！

沿着梯级，我和他走了上去，背后却传来干的声音：“多加————点！”

我把头转回去，干的十个手指向着我做了一个手势。

“多加一点。”我知道这句话分明是对我讲的。莫非这个人的“胃口”与众不同。

走完了最后一层梯级，我们来到一家门口，门还没有打开，他却上气不接下气地发牢骚：“××——！这样高，要是几间都是这样，不是要令伯的命！”

“一开口就是猥亵的语言，而又死板着脸孔，这也许是钱的表示吧！”我心里揣测。

打开了门，他先走了出去，我跟在背后，一进了门，我仅手一推，门给关上了。

关了门，他从肩膀拿下皮袋放在角落头，我立刻从衣袋里抽出一张五块钱当着他的面前塞进皮袋里，然后转过身背着朝前走了几步，假装望着前方。从眼角里望出去，只见他往上一拨，先前没有扣好的皮袋盖便给翻开，他左手连忙伸了进去，把抓住的五块钱往自己的衣袋里一放，扣紧了皮袋盖，才开始他的检查工作。

接在电灯泡的两条线，往插头两端的红、黑一插，开关一按，灯泡亮着，再把黑线拉出来插在水线里，灯泡也亮着，这说明安装的电线都对，于是记录下电表的号码，第一和第二间就这样顺利通过了。

“这块木板装上几粒螺丝？”来到第三家门口，他指了指门外置放电表的木板问道。

“四粒，按照你们的Law。”

“为什么我只看到三粒？”

“哦，一粒给电表遮盖了，这是你们的同事挂电表给遮盖的。”我解释道。

“这我不管，看到三粒，就当是三粒。”他一边说一边走了进去，眼睛望着墙壁上所钉的电线说道：“这些铅片的距离为什么钉的这么远？”

“只是两片而已嘛。”我强装出笑容。

“你们到底懂不懂Law？”

“妈的！这简直是吹毛求疵，无理取闹嘛！”我心里正在火滚。

突然间，我想起了干刚才对我说的话。“多加一点。”而他的罗嗦，不正是在提醒我吗？这似乎也说：“多加一点吧，不然，问题总是会有的！”我毫不犹豫地又从衣袋里拿出五块钱放进他的衣袋，果然不出所料，他的嘴巴也给封住了，接下来便没有任何问题的发生了。

检查完毕，我从楼上下来，秋一开口便问：“Pass了吗？”

我笑笑点了点头。

“给了十块吧！”干好象知道一切的在问。

我笑笑又点了点头，把经过告诉了他们。

“这家伙就是这样，没有十块，他是不高兴的。”

秋也有同感。

“是不是每个检查员都是这样呢？”我向干和秋了解。

“我们不能肯定全部都是，不过，这两年来，我还没有碰过一位是例外的。现在我说一些过去的经历给你听。”干指向楼梯口示意我坐下。

有一次，我碰过这样一位年轻的检查员，当他在检查时，搬出一大堆×××局的Law，说这不符合啦，那不合啦，要求非常严格，我以为这是向我要钱，便把他拉到一旁，钱推过去，他看了反而瞪着眼睛大声道：“什么？钱！你想贿赂我啊？我告你啊！”当然这一次不能Pass。第二次申请检查，另外一个检查员来检查时，钱一过手，就说Pass了，你说好笑吗？

又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又碰上那位年轻的检查员时，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知道他是不受贿赂的，因此我便不给他，这回他随随便便检查了一下便说：“喂，我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你可有补一点车油？”

“有的，有的。”我拿出五块钱放进他的皮袋里，这回是他亲口向我要钱，我却感到一些意外。

“Pass了。”钱一到手，他就扬长而去。

“能，你知道那家伙起初为什么那样‘廉洁清白’吗？”

“不知道。”

“因为他是刚加入该部门工作的，里面肮脏的事情他还不清楚，所以处理一些工作时，多少会尽一点责任，可是日子一久，No money no talk就成为他们检查的标准了。”干接着说道：“只要我们仔细的观察，检查员那一个没有汽车？而他们的汽车又是在经常的更换，试想，如果只靠他们一个月二三百块的薪水，休想有汽车坐，而他们一个月的咖啡钱就大大的超过了我们的薪水，既然有这样的‘外快’有谁不想要呢？何况比起他们的高级检查员来，还是小巫见大巫。说到高级检查员，更是见钱眼开，如有较大的工程要高级检查员亲自出马时，一开口就要五十块以上，可是，他们却嫌少呢！总而言之，一句话：‘肮脏透顶！’象这些事情真是举不胜举，这些人专门在吸着人家的血，是社会的寄生虫！”

是的，这类人在吸着别人的血，是社会的寄生虫，但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那样做呢？归根结底这是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时常自称“廉洁”在他们高高之上的“大粒人”谁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呢？这些人才是社会最大的寄生虫，吸血鬼，他们不止从暗的一面吸着人们的血，甚至公开的在吸着人们的血，俗语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大官不“大贪”小官岂敢“小贪”？

这一天的经历，使我更进一步看清了社会黑暗的一面。

崢嶸

在工作中成長



工作半个月，吸取了血的教育，一天五块钱的工资，却差点儿失去了一支手。如今，被损害的手依然不能完全复原。伤痕，将永不磨灭。但是，这一切，却使我从此对事物看得更清更明，眼睛张得更大更亮……

(一)

头好重，神志也有点模糊了，感冒了好几天，一直都不会好。吃什么鬼厂医的药，一点见效都没有。工友小珠来过，她叫我千万别去上工，生病要操纵机器是很危险的，何况是夜班！

生病做工是很危险的，我也知道。当晚，绞台机的马来女工还不是这样，血肉模糊的恐怖情景，深留在脑子里呢。

但是，我能不去上工吗？能吗？能吗？星期天回家，饭桌上，吃的尽是青菜、豆芽配稀粥。

弟妹伸手向爸拿钱买书，爸发了大脾气，弟妹哭着失望地走了。

妈说：“你爸的脾气越来越坏了，小贩生意越来越难做，前几天才被地牛罚了款，我看，以后一家老少都要靠你了。”

家的凄凉情景，不断浮现在眼前，妈的话不停地回旋在耳边。

啊！我能不去上工吗？即使工作是那么的危险。

还有，那勤工奖，一天不上工，整个月的勤工奖就全被扣除，没有了这笔钱，家，不是更难维持，何况，今天已三十号了，挨多一天，便到月底。

想起一家老少，想起那份勤工奖，我没有理由不上工。“穷人病了，工人病了，会有休息的机会吗？”我暗暗自问。

(二)

不幸的事情果然发生：我的右手，成了血肉模糊的一片，三只手指，歪斜一旁。

会断吗？会断吗？

断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呀？……一时，不知怎么是好，手，疼得厉害，但是，悲愤之情，更冲击着心头。

工友们围了上来，关怀地问着，有的，在摇头叹息，大概是认为太不值得了罢。

数十双同情的眼睛，数十双充满爱的眼睛巨视着我。我，顿时感到一阵阶级的温暖。

工友们把我扶到办公室，要求管工载我到医院急救。结果，管工叫送货的工友用货车载我出去。而他那大大辆的“马西地”，却放在停车场打露水，大概是怕我的血“滴溶”了他的车吧！

临走时，管工还假慈悲地说：“以后病了就别来上工，在家里休养好了，怎么这样傻呀！”又说：“发生意外，手断了赔钱也没用，工作应该小心才是。”

难道是我傻，病了不休息，来自讨苦吃？难道受伤是因为不小心，是偶然的？我愤恨得咬了牙关。我恨！我恨这个豺狼当道的社会！我恨这个冷酷的现实！

手，疼到我几乎昏了过去。但是，血债的恨，却使我更清醒了。

(三)

每天，在惶惶不安中渡日子，唯恐手会断去。多少次恶梦中发觉自己已经残废了，不知怎么是好。

工友们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他们忙着替我筹医药费，替我找可靠的医生。后来，阿南带我到他认识的中医那儿医治，而且每天放工都带我去治疗。

其中，小珠还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休养，因为恐怕我一个人呆在宿舍不方便。

还有，工友们还为我这次的工伤和经理吵了一顿，他们替我向经理要求赔偿，被经理训斥了一顿。但是，他们却始终不退缩，虽然赔偿不成功，却替我争取到了一个星期的有薪假期。

他们多好啊！我心里深深地感受着。平时我很少跟大家接触，每天忙着加班，大伙儿去郊外野餐，我也没去，因为要省钱。

现在，事情一发生，大家却那么的关心我，一股热流淌在心中，也从此使我和大伙儿的心连得更紧。

(四)

两个月了，养伤的日子即将过去，而工作，也在一个月前被解雇了，因为我是临时工人，且是“联邦”公民。

但是，工友们替我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工地上。

两个月来，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谁是该爱的，谁是该恨的；了解到为什么工厂这样多工伤事故；认识到老板的丑恶嘴脸；而工友们的帮助与关心，却使我意识到了那是一股阳光那般温暖的阶级情呵！

明天，我将踏上另一征途。我相信，今后，跟着大家，我会走得更快更稳——为的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将来，为的是把这万恶的社会连根拔掉。

我相信：我会在工作中锻炼成长，永远跟着大伙儿奋勇前进！

讀《看，她的眼睛！》



阿林

“她的行李不多，只有两个箱子，可是，我总感到，她的行囊很重，收获也很大。”

“她的行囊，她的心窝，都满满地载着亲人的情谊，满得要向外溢出，重得飞机也载不下。”

这是《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选》中的一篇文章，作者杨真。题为《看，她的眼睛》，描述新加坡一名女子去新中国求医的动人遭遇。阿华——也正是我们工友所认识的工厂女工，车祸导致她双眼失明，在本地医院久治无效，并且将被打入盲人院生活。但阿华要求重见光明的坚强信心，获得了工友们的支援，纷纷捐助她成行。

阿华终于进入广州眼科医院治疗。据院方的医务人员初步的检验报告：阿华的眼睛是给玻璃碎片粘住了，右眼的情况较严重，也很难治，但可以慢慢服中药。医院领导人说：“如果在撞伤后便来治疗，只须服中药就可以将玻璃片溶化，而且效果好。在新加坡动过的手术，看来有毛病，一切只好重新医治。”

阿华进入医院，经过初步检验是认为很难治的，希望很小。但阿华坚决要求重见光明的信心，深深地感动了医院医务人员。阿华向医务人员说：“如果广州不能治，我要求到北京去，到了北京如果不能治，我是心甘情愿的。”结果医务人员召开了会议，研究了阿华的病况，其中也有解放军医生，会议结果是：一定要把病人的眼睛治好。

经过了几次的检查，手术开始进行了，在手术进行中，阿华感到新中国的手术和新加坡大有不同：如在拆线时，在新加坡会感到剧痛，但在广州毫无感觉。她很清醒地看着医务人员动手的经过，也听到一些器械的声响，有关医务人员还在旁不断鼓励和安慰。工作人员共有十二人，但负责开刀的是陈医生，约三十出岁；另一个是女医生，约二十出岁，都是由一位五十多岁的杜医生给予指导。

阿华说：“中国医生不但在医术上高明，而且医务人员对待病人的态度和别地大不相同，他们没有所谓医生的大派头，和普通人一样。这里的大医生、领导人员，还要每天为病人倒大小便，将这些东西拿来当农业肥料用。这种精神，我想在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的医生了。”

在医院里，病人的生活很有规律，如果病况较轻的病人，也要参加劳动，但这种劳动只是打扫医院。每二个星期一次，要做到四好房间和五好病人。所谓

記一名女工重見光明

四好房间的意思，就是自己的病房床位要整洁美观；五好病人的意思是，每个病人也分取到一些轻松的工作，而重活和爬高的工作是由医务人员负责。有一次阿华在洗厕所时不小心，差一点滑倒，给一位医务人员看到了，他马上阻止阿华再劳动，要她好好休息。总之，所有的医务人员，无论上级下级都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对病人确实太好了。阿华说：“在我被通知快出院的时候，我向院方要求给我多住一个时期，因我委实舍不得离开他们，但院方床位有限，还有很多门诊病人很需要住院，经医生解释后，我只好离院了。”

阿华出院后，也就顺便参观了一些名胜，到处受到接待人员的热情欢迎，其中一间纺织厂的托儿所的儿童还为阿华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阿华在回程抵达香港时，也受到一些人员的热情招待和问候。在朋友的安排下，阿华也参观了长凤新演员在拍戏的情景，石慧、傅奇等还特地和阿华作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阿华在接受采访时最后说：“我非常感谢中国医务人员对医务工作的认真和负责任，把我失明的眼睛治好。对于大力帮助我回中国求医的工友兄弟姐妹们，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种阶级情谊的表现。今天，我的重见光明，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是很难实现的。但我重见了光明，也就是伟大思想照亮了中国医学发展的道路而取得的成果！”

是的，伟大的东风思想，也照亮了阿华今后的道路。阿华目前在一间工厂当女工，我们祝愿她永远与工友们在一起，为实现新社会而奋斗不息！

題 創 刊 號 封 面 畫

手扣手
肩并肩
我们行进在山洪里
我们奋战在激流间

尽管山洪澎湃
激流汹涌
我们舟飞浪尖
迎风击浪向前

陳云

登金山有感

江燕

了望锦绣河山，
心潮汹涌激荡。
油棕、树胶、锡矿，
万恶强盗霸占。

柴、米、油、盐、日涨，
大众怒火高燃，

有人夜夜笙歌，
有人脸瘦肌黄。

一声春雷震响，
人人心向北方。
坚决拿起刀枪，
齐把豺狼驱赶。

盼望的那一天

齐 干

盼望一天
祖国披上新装
鲜红的旗帜到处飘扬
我们昂首阔步
为人民的胶林，矿山而站岗

但为什么那一天还不来到！
是不是我的希望是幻想

这一天是广大人民的愿望
它一定会来到

看！祖国北方已响起战斗号角
听！那电波频频传来捷报
誓为祖国那一天齐心干
团结工农齐心干的到来，
献出力量！

别 離 —— 給 慶

怀着一颗红心
深夜里
你走了
(小妹在哭泣
母亲泪眼望着你)
没有哀伤，没有流泪
有的是 崇高的愿望
满怀的战斗豪情

理想给你勇气
你走了
为了苦难的人民
为了幸福的明天
你投向红光四放的北方

朋友
祝福你啊！
愿你们早日奏着凯歌
那时
我们将重新会面
在新的社会里！

铁
柱
子

電 子 女 工 斗 爭 記

小
珠

铃声阵阵惊天响
姐妹涌涌上楼来
拿出工具上电压
开始工作

皮带呼呼向前滚
零件细小又难辨
一个插完接一个
头昏眼花

产量定得比山高
限期一口要完成
否则兴师来问罪
真可恶

满脸横肉洋老板
来回厂间踱方步
不用劳作钱满库
真卑鄙

姐妹拼命在操作
一天工作九小时
代价区区四块半
不合理

通货膨胀日千里
生活越来越困难
要求改善旧待遇
好办法

狼心狗肺洋老板
“嗤”的一声不理睬
还把姐妹来开除
丧尽天良

姐妹怒火冲天起
何惧资方耍鬼计
全体一致大怠工
团结敬礼

要求谈判被拒绝
资方根本不妥协
还叫姐妹想饭碗
真无耻

眼看怠工已失败
姐妹一声：“不干算了”
收拾一番回家去
集体辞职

敬爱的姐妹们
“天下乌鸦一般黑”
东家不打下西家
错误想法

南洋鞋厂好榜样
坚定方向又团结
从怠工到罢工
奋勇前进

■ 玉 珍 ■

我的检讨

看完早场出来，我和几个朋友在车站等车，一边谈论着刚才的电影内容；就在这时有一个六十开外的老婆婆，双手提着篮子向我们走来，问道：“亚妹，要买鱼饼吗？剩下不多，全部卖给你，算你六角好了。”其实篮子里的鱼饼根本就不只值六角钱。

我忙答：“不要，不要。”

“是新鲜的‘西刀鱼’饼呢！这是我早在巴刹卖剩的，因为家有急事，想快点回去，所以亏本一点也没有办法，亚妹，买些吧！”

我不耐烦地回答：“不要”，只见老婆婆的脸色沉下

来，转向我的朋友说：“这位亚妹‘交关’一点吧，现在什么都涨价，生活真难熬，想多赚几个钱也不容易啊！”已走开一旁的我，心里在诅咒着：“可恶的老太婆，人家不买就算了，何必在那唠唠叨叨的，真讨厌！”

就在这时，只见我的朋友拿出一元要买那些鱼饼，可是老婆婆硬要收六角，你推我让地过了一阵，结果友人以八角钱买下了我剩下的鱼饼，老婆婆却千谢万谢地提起两个空篮子往前急步去了。

回家后，回想起这一切，内心感到一阵阵惭愧：出生在穷苦人家的我，应该最能体谅穷苦人，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会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个贫弱的老人家呢？为了生活，她不得不提起这篮子，以自己的劳力换取应得的代价，而我们更应该向她学习，学习她这种不怕辛劳的好榜样，可是我却因此而瞧不起这位可敬的老婆婆，这种思想实在要不得！再想到平日的我，口口声声指导伙伴们学习真理，又说出一大篇“为人民服务”的故事来鼓励他们，然而自己却一点也办不到，只会空谈理论，长此下去，岂不变成了两面人？甚至是口头革命派？……从今天起，我一定要下定决心，彻底改造自己这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只有理论付诸实践，才能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向着我们共同的壮丽理想坚决地前进……

剝 削

■ 燕 ■

我工作的日资玩具厂，从七月份开始，实行一星期工作五天的制度。星期六不用上工，而平时工作的时间则由八点到五点延长至五点卅分，厂方说这是为了“响应节省能源”的号召，同时也给员工们多一天的假日休息。哼！说得蛮好听的！其实工作时间延长，对我们工人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只有加重了我们的劳动强度。相反的厂方是赚取了更大的利润。

就以工资来说罢，原本一天工作超过八小时，就要以超时津贴计算，可是，厂方却只是将半天的工资平均成五份，然后外加入原本一天的工资里面，而且随着星期六没有上工，一天八角钱的勤工奖也跟着被扣除，一来一去，厂方可说是省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这些钱都是从我们身上榨取去的血汗！

此外，从七月份开始，厂方就一直叫嚷着，要我们提高生产力，才能谈到加薪，其实，我们的生产力不是天天都在提高吗？从最初一天生产八百个玩具，一直升到目前一天生产二千四百个，这不是提高是什么？我们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不停的工作到下午放工，一点儿也没歇过，工友们个个做得腰酸骨痛，精疲力竭，身体健康也渐渐的差了！可是，象我们这样

辛辛苦苦的劳累了一整天，所得的工资又是多少？方的所谓“加薪”又是在那里呢？

最近，更令我们工友气愤的是，厂方经常无理的扣除勤工奖！厂方一方面宣布四十元的加薪，一方面又宣布了新的条例。工友们有事请假或请病假，只要总管工不肯签请假书，那么我们半个月八元多的勤工奖，还有一天的工资和四十元津贴的一部分就要被扣除，合计起来约有十四元多，这就是我们请假一天所带来的严重损失，这是无理的，我们大部分工友在厂内已工作一、两年了，我们有权享受一年的有薪年假，厂方绝对没有理由扣我们的工资的，更何况工友们绝不是无故请假！

在百物腾涨的今天，一天区区几块钱的工资已是很微薄了，再加上左扣右除，我们实际上又拿到了多少？厂方妄想用勤工奖来引诱工友们为它拚命的干，可是，现实的教育，使工友们觉悟了，他们不再是驯服的绵羊了，仇恨的烈火已在心里燃烧了，大家誓言一定要争取合理的待遇，绝不让厂方无理的压榨我们和吸取我们的血汗！

为谁演出

略談表演藝術的舞台形像

■ 風 中 幟 ■

表演艺术的舞台形象问题，包括了角色的形象，以及表演者（指戏剧演员除外的歌唱者、演奏者）的形象。

当前表演艺术活动，一般是保持了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刚健朴实、活泼生动的风格。这种风格明显区别于灰黄色文化的颓废之风。

刚健朴实又鲜明生动，是先进阶级思想上政治上的特点。

在表演艺术舞台上，能不能正确完美的再现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虽是每一项演出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然而，一切技术问题，实质上绝对不能脱离了思想问题而孤立地存在。因为我们是代表人民的大多数，同黑暗势力的有害事物进行着殊死的抗争。我们要调动表演艺术的宣传教育力量，去开展组织与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使工农群众占领舞台中心，一定要塑造工农阶级的典型形象，促进表演艺术运动同社会变革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这个阶级立场的要求出发，世界观的改造是首要解决的，其次才是技术的锻炼问题，也唯有在深入生活斗争进行世界观的改造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提高技术。相反的，任何只注重“基本功”的技术迷，其不注重世界观改造的结果，就只能脱离生活斗争、脱离人民群众，变成落花浮萍，“枯”芳自赏而已。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现在，普遍流行一种辩解术，即是把群众对错误演出的针对性批评，一概答之曰：“别错怪我们，这完全由于客观条件的束缚和为难”。对于表演艺术的舞台形象所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反面人物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对正面人物、对工农群众更有威势，这真是十足的“历史的颠倒”！这能辩解成“客观条件”吗？

显然的，这是谈形象问题时，涉及大方向大原则的一个方面。倘若有人并不准备遵守：必须在九个月前“呈报节目”、四个月前要缴清演出场所租金、然后在演出的一个月前或更短的时间之前接到准字甚或不被批准上演的各项限制令。换句话说，通过其他途径，却能促进表演艺术活动同工农群众更加接近，发挥更强大的战斗力，那么，上述的辩解，岂不是变得苍白无色哉？其实，反动的文化“围剿”是历史地

存在着的，并非始于今日，只有某些人把它夸大了，说成是不可攻破的关隘，因之应该将正面人物形象有意地排斥了，削弱了，免得“刺激”了彼方。这是对人民事业有害的作为！试想，当为着“暴露黑暗”时就让反面人物在舞台上飞扬跋扈，轮到正面人物与之抗争时，却只能达到被认为已经最具有象征意味的造型或歌吟啊（请注意：不是雄壮豪迈的赞颂），象建立在如此“歌颂光明”的基础上的“暴露黑暗”，又能收到几许积极效果呢？久之，反而造成另一个印象，所谓抗争原来不过尔尔，再拿到现实生活中一比，岂不是又和黑暗势力的叫嚣：“鸡蛋碰石头”合了拍子了吗？往往在这种时刻，舞台演出中的反面人物垄断了情节发展权、气氛效果等。值得令人深而思之的是：某些“评论家”对此怪现象还如此赞许道：反面人物的“活跃”（按：应视为嚣张！），使舞台的沉闷气氛为之一空，扮反面人物的演员演技十分令人赞叹，往往教观众感动得五脏掀动，遽然拍掌欢呼起来。

在此，我们要严正指出：“让反动人物在舞台上专政”，是一条早已被批臭的修正主义文艺回潮。

诚如已经指出的，技术问题不能和思想问题孤立起来看待。理论上说说而已，并不准备去实行，是不对的。不过，目前的现象是，似乎大家都对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创作应该反映生活斗争等等问题颇有一致的看法了。我们要使理论的东西，落实到行动上，这就涉及表演艺术运动的大方向、大原则了。根据这一个标准来谈形象问题（或其他问题），才能在评价若干现象时，坚持文艺统一战线上既要有联合，又要有斗争的工作原则。关于目前表演艺术界某些不良现象的继续存在和发生，有关单位或个人就要开诚布公，广泛汲取群众的意见，积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文艺战线更趋于统一，发挥更大的战斗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于一些有意歪曲以及误倒群众的做法，给予严厉的批判和揭露。

综合上述所谈各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演员的娴熟演技，其给予观众的不良影响，相信并不是广大表演艺术工作者所愿意看到的。如果说表演的动

（转入第18页）

談 青 年 劇 社 的 迎 春 演 出

近几年的春节期间，由儿童剧社和青年剧社（它们是关系密切的兄弟团体）所联合举办的，以“迎春”为题的综合性文艺演出，差不多成了它们固定的一项例常的演出工作。

生活在赤道上的人们，并不拥有自然界节令上的那种百花盛放、风光明丽的春天。然而，文艺工作者（包括表演艺术工作者）把“春天”作为同腐朽相对立的新生的象征，作为同黑暗的、吃人的旧社会相对立的光明的、美好的新社会的象征，从而对它进行歌颂，表达憧憬向往之情，同时对于丑恶的现状以及阻挠这人类社会的“春天”尽早到来的恶势力发出谴责、揭露，促进对它的斗争，这样的“迎春”，却无疑地还是有意义的。

需要注意的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文艺工作者本身对于“人类社会的‘春天’”这个概念，有着怎样的一个认识，他的社会理想是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直接关系到文艺工作者的“迎春”，是否能够有效地催促“春天”早日到来，或者是适得其反，反而使人产生“春天”已经降临，不需努力、积极、艰辛地去加以争取的错觉，导致有害于整个变革运动的反效果。

从剧社重新成立时摆出来的姿态，从它的成员对于表演艺术（和其他问题）零星表示过的观点的基本倾向上看起来，这两个团体是表示同意于文化艺术应该为劳苦大众服务的。

从这个既定的立场出发，纵观剧社历年来在舞台上的演出，却不能不说：叫人失望。问题既然是从“迎春”上面谈起的，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上去进行鉴定。

在人类社会的春天仍未莅临的地方，进步文艺工作者“迎春”的重点应该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揭露造成丑恶的根源，指出结束“严冬”称霸的途径，发扬踏上这条征途所需要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天换地的气概。

但是，在剧社历来的“迎春”演出中，赞美新生活的取自外地的节目，却往往占了极大的比重。而且，最重要的是，编导们在改编外地的反映新社会的剧本时，经常有意在布景或台词方面加入若干“本地色彩”，模糊了时、空、地点的明确性。这一类做法，无形中

混淆了对节目内容的正确理解，使到丑恶的现实被粉饰、美化；最少是有了被粉饰、美化的机会。

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错误，而且早有人多次提出。可是，一直到今年头的《春雷文艺晚会》上面，还是看不到有什么纠正。

就算暂时把这个错误放在一边，剧社长期大量演出外地作品，不触及当前社会现实的做法，也是令人费解的。

如前所述，我们当然不否认，不管是反映本地的生活现实或者介绍新社会的生活状况，只要有适当的正确的处理，是都能引导观众提高对社会的认识，帮助认清现实本质的。两者之间，应该有主、次之分，但不一定导致方向、立场上的对立。

然而，“决不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提出问题”的。

假如是长此以往地避开对当地的现状表示明确的态度，而只是一味地对新社会做些不触及本质的浮泛、琐屑的赞美，置大多数人的意见于“不屑一顾”，就很难不叫人对于这样长期的“顾左右而言他”要产生一定的疑虑了。

很不幸地，剧社今年初演出的《春雷文艺晚会》，尤其是里面的一出歌舞剧《巴督山的传说》，恰好进一步加强了这样的疑虑。

《巴》剧是剧社的创作，在剧社历来的演出中，这是少有的一个以本地现实生活为背景的大型剧目。这个神话故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精神，鼓励人们对迫害奋起反抗，进行斗争。它歌颂了巴督山下各族村民，在“山魔”的威迫下，团结一致，起来斗争，终于铲平了高山，使“山魔”无山可踞，惨死在人们的锄头下。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描写神怪或者使兽类拟人化的神话、寓言，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还很浅陋的古代初民时期，神话是当时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以及改造自然的幻想在人类脑海中的反映。时至今日，文艺工作者仍旧采用这一形式，就更加明显是有意识地“借古喻今”，借虚构譬喻现实，是别有所指的了。

應表

兼評歌舞劇《巴督山的傳說》

那么，《巴督山的传说》这个寓言歌舞剧，到底是在隐喻着什么客观事件呢？

《巴》剧歌颂了劳苦大众的团结反抗，声讨了迫害大众的“山魔”。这么说，它是站在广大群众的立场上讲话，是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的了？

然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难道不是有过太多以“人民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却反对或者有害于劳苦大众真正利益的文艺作品出现过吗？中国电影《清宫秘史》和舞台剧《海瑞罢官》、《三上桃峰》等的经验教训，是不应轻易遗忘的。

“检验一个作家（当然也包括其他文艺工作者——引者）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在针对编导者表面上摆明的态度下结论之前，深一层地看看《巴》剧的具体情节，是有助于较准确地分析、判断这个剧作的。

剧中作为反面势力的形象，尽管它在扮相上出现黄发披肩，在台词中出现若干洋腔洋调，可是就具体的剧情发展（这才是比较主要和实质的）来看，既不是外来的掠夺者，也不是他们在当地的帮凶（在客观现实中，这是盘踞在劳苦大众头顶上抽血吸髓的真正凶手），而是一群匿藏在深山密林，依靠着山林的掩蔽在大肆活动的“山魔”。剧中反映，这一群妖魔经常骚扰山下村民，要他们定期供应粮食及其他产品，否则就大施暴虐、残害生灵。

这样的反面形象，很难叫人理解为是根据现实生活中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塑造起来的。相反地它和那些向来不许人民开口，如今却一再强迫制造“民情”大搞“效忠”丑剧的老爷们那一番胡言乱语，倒似乎很有共通之处。

“山魔”强迫村民供应粮食的情节，同那些“有人慑于淫威下以物质支持恐怖份子”的名言；铲平高山消灭“山魔”的结束，同“开伐荒林、建立通畅无阻的交通系统，暴徒将无处藏身”的叫嚣，显得拍呼和应，又何其协调！

在尚未有比较全面和深入调查研究之前，不打算对个人和团体下任何本质上的结论。这里只是摆出一个严重的事实，希望引起应有的重视。

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歌舞剧《巴督山的传说》，不管是有意诬蔑或者只是偶然的巧合，在客观效果上还是起着极为有害的影响，所以，它终归是一株亟待拔除的毒草！

补记：本文写成于今年初，看剧社《春雷文艺晚会》（不是吉隆坡被禁演的同名公演）演出后的数日里。如今，晚会虽然早成过去，《巴》剧却被大量灌制成录音带、唱片、连环图大肆泛滥于市井。因此，在文章稍作改动之后，还是决定把它投出发表。

稿約

(一) 本社欢迎下列稿件：

诗词、戏剧、表演艺术、散文、相声、新民歌、创作歌曲、美术作品、世界文学评论、哲学文章等；尤其欢迎有关新文艺运动的专论。

(二) 来稿请写明姓名、地址，发表时可用笔名；如欲退稿，须附上写妥地址及贴好邮票的信封。

(三) 来稿请注明欲投版位

(四) 作者文责自负。

(五) 来稿一经发表，当酌

奉薄酬。来稿请寄：

xiang cheng wen yi
P.O. Box 321,
Queens town,
Singapore 3.



相聲二篇

幸 運

甲：看你双眼眯成一条直线，有什么开心事？

乙：我今天太“幸运”了！

甲：拾到了钱？

乙：被人抢了钱！

甲：真不好懂——被抢了钱还说“幸运”。多少钱？

乙：十块钱。

甲：那你报了警？

乙：不敢！而且也不必！

甲：为什么？

乙：怕有罪！

甲：哪里会有这种事——被抢者报案会有罪？

乙：这有什么稀奇，且听我小说说。

甲：放心吧，周围没有那种“人”。

乙：今天，太阳在头顶上照……

甲：那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强盗”竟然如此大胆？

乙：我驾着一辆“达善”罗厘，经过沈氏大道……

甲：你载工人。

乙：谁知突然下了一阵急雨……

甲：又有太阳又下雨，容易感冒。

乙：我向车后面喊：“小刘、老陈，到前面来坐。”

甲：罗厘没有盖，你关心工友。

乙：谁知车子才到文庆路，雨却停了，我停下车……

甲：那你叫他们下车回后面去？

乙：没有。

甲：那为什么不开车？

乙：不行呀？

甲：死车了？

乙：没有。一辆“我是尾跟”（Volkswagon汽车）停在我前面……

甲：遇着了老朋友？

乙：是“老朋友”。可是不认识他。他问我：How do you do？

甲：你说：很好，今天还没有感冒……

乙：他却说：不是问你这个。你这辆车是货车吧！

甲：你说：是。

乙：他又说：你出来做工不久吧！

甲：怎么尽跟你谈些莫名其妙的话呢？

乙：我说：是呀！出来三年了。他说：我想帮你一个忙。

甲：哦！要你帮忙。

乙：不！他要帮我一个忙。

甲：帮你一个忙？这个人倒是挺好的。只是你有什么

须要他帮的呢？

乙：就是看他人挺好，我就说：朋友啊，你就帮个忙吧！

甲：怎么连你也糊涂起来了，你车又不坏，要他帮什么忙？

乙：他靠近我的耳朵说……

甲：说什么？

乙：他说：你太“幸运”了，遇到了我，不然大事不好了！

甲：（意外）为什么？

乙：他说：让我提醒你吧，“达善”罗厘的前座是不能坐三个人的。

甲：你把刚才下了一阵雨的原因说了，还谢谢他的好意和及时的提醒……

乙：不错，我这么说了。他却说：不用客气！

甲：那他可真的帮了你一个忙了。你于是向他说：再见，朋友！

乙：他认为不应该就这样分手。

甲：可真热情哪！是不是想和你喝杯咖啡？

乙：他是想喝“咖啡”。

甲：这没什么嘛！他帮了你，你请他喝咖啡，有什么要紧？

乙：什么不要紧？他要喝很贵的“咖啡”呢！二十块钱！

甲：真是狮子大张口，哪里去找二十块钱的咖啡呢？即使去最高级的咖啡厅也不必这么贵呀！

乙：我说：朋友，你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不过，这咖啡未免太贵了吧！

甲：是太贵了！

乙：他指着那辆“我是屋跟”给我看，告诉我还有一个“朋友”在里面——怎能忍心叫他失望呢？

甲：哗！还来一个“见者有份”呐！

乙：就是嘛！我就说：少一点吧！

甲：你何必跟他君子一番，这种帮人家忙就要钱的朋友，不交也吧！

乙：要是能不交就好了！

甲：怎么？不交不行？

乙：不行呀！

甲：天啊！这是什么“王法”？

乙：最后，他勉强减了十块钱，还说：看在大家都要欢度国庆，我才肯减！

甲：你真笨！

乙：我这是聪明呀！你知道吗，要是他给我记上一张“三万”，数目可就不止了！

甲：哦！原来你遇到这么个“老朋友”呀！

乙：你说我幸运吗？

甲：做这种国民是十分“幸运”的。

乙：你说我能报案吗？

甲：不必了！

乙：你说我敢报案吗？

甲：我看你不敢。听说传播谣言者将被罚款四千元或者入狱一年或者两者兼施呢？

怪 事

甲：我今天遇着了许多件怪事。

乙：怎样的怪事？

甲：今天下午，我路过天堂路。

乙：找朋友去。

甲：才走了几步，迎面碰到一位青年。

乙：要你买一面慈善旗？

甲：他拿出一支钢笔。

乙：哦，以为你是大明星呀，要你签个名。

甲：他说，老兄，手表。

乙：谁的手表？

甲：我的手表。

乙：干吗？

甲：他要哇！

乙：他拿的是根什么牌子的钢笔？

甲：很象派克一百零一型。

乙：你戴的是什么牌子的手表？

甲：黑金钢避水避震避磁全金二零零型自动日历表。

乙：拿钢笔换手表，你不划算呀！

甲：不划算又有什么办法，我给了他。

乙：枉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甲：且慢！

乙：怎么啦！

甲：我是在看清楚之后才给他的。

乙：那钢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甲：是！

乙：怎样特别法？

甲：只要一按笔套，波地一声，便会弹出一片小刀。

乙：原来是一把钢笔型的弹簧刀呀！

甲：我这回可是损失惨重啦！

乙：那家伙一得手便立刻逃之夭夭？

甲：没有，他拿出一条布尺。

乙：想把你给绑起来。

甲：他说，量吧！

乙：量什么？

甲：量体高。

乙：谁的体高？

甲：他的体高。

乙：这又是什么玩艺儿？

甲：他说，报案时要报得准呀！

乙：那你报案了！

甲：我走进一间警察局。

乙：这回包你麻烦又受气。

甲：一个警察先生走了过来。

乙：他瞪着你、翻着白眼：What do you want？

甲：他说，这位先生，您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

乙：这……你再清楚地说一遍。

甲：这位先生，您大驾光临，不知有何指教？

乙：真是不可思议呀！

甲：我说，警察先生在上，我的手表被人抢去了。

乙：他呢？

甲：他呀，他扶我坐在椅子上，问我抽烟吗？

乙：难得的很呀。

甲：然后他一脸痛惜状地说：真不幸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替你把手表找回来。

乙：越听越使人不敢相信呐！

甲：我看他态度如此客气，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乙：我实在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

甲：为了证明我不是在梦中。

乙：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甲：不！我打了他一个耳光。

乙：什么，你括了他一个耳光？

甲：他说，打得好呀打得好？只怪我们没有尽职。

乙：千古奇闻也不过如此。

甲：我不由得胆气更壮，怒喝一声！

乙：该死的东西！

甲：他说，是该死，是该死，请别见怪，请别见怪。

乙：你看在眼里，笑在心里，胆子更大了！

甲：你们这班混蛋！捉贼不力，搞得我们出门不敢带钱，赴宴会不敢戴金链。

乙：骂得真痛快！

甲：谁知正骂得上瘾时，突然一声巨响！

乙：他开了一枪。

甲：不是，壁上的钟敲了一下。

乙：吃午饭的时间到了。

甲：这钟声一敲可就大事不好了！

乙：怎么办呢！

甲：咚地一声响，天地全变了！

乙：他要吃午饭，不理你了？

甲：只见他脸一沉，大喝一声：大胆狂徒，居然敢在

(转入第21页)

畧談創刊號《鄉城之歌》的新詩

羣 回

看过了《乡城之歌》（见创刊号），觉得其中的七首新诗都有相当水准，（旧体诗词《悼战友》、《挑日月》更是佳篇，但在本文试评之范围内，所以从略），这是个可喜的现象，也是“乡城”所带来的收获。这七首新诗依次是《送别》、《道路没有别条》、《边境矿歌》、《蓝色的会徽》、《来吧，我们这一代》、《爱情献给祖国》、《雾晨里的歌手》。这里我淡淡一点粗浅的意见。

《送别》、《道路没有别条》、《边境矿歌》是主题思想较强烈的三首。前两首都是写革命道路上的祖国儿女的形象和情操，是同一主题的作品。

《送别》采用含蓄的手法，描写了被迫害中的优秀战士，作者以相思树、雏鹰、苍鹰、一点红来塑造战士们英勇、坚强的形象，整首诗有相当优美的抒情意味，兼有一股感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道路没有别条》描写一个被载往另一间黑牢的革命者的思想活动，诗中写出他对祖国的深情热爱，和为人民事业敢于牺牲的精神。以第一人称的写法，显得简洁、紧凑。其中的诗句，象：

车轮滚动着
红心跳动着
两旁的胶山、稻田、矿场……
你们竟那般快地飞过去

阳光闪，问千里河山
你几时换新装？
你几时才敞怀欢笑

畅抒了革命儿女对乡城“阳光闪”的无比喜悦和信心，这正是每个为人民工作者所应赋有的感情。

这里补写一笔：诗题改为《路人那么惊奇》，会不会更有诗意、更美？

《边境矿歌》描写马泰边境玻璃市北端加基武吉山区的矿工和托工的非人生活。这首诗的优点是作者写作态度严肃，显见得作者对生活的关心；而且题材新，可知作者对反映工农生活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诗的语言及感情是属于知识份子的语言、感情，塑造的人物形象也不深刻，显得艺术加工还不够。这也许是作者写作时间较为匆促的缘故。但多了解人民的生活而写成这一类的叙事诗或报告文学，对

人民艺术是有好处的。这篇作品也许可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

《蓝色的会徽》、《来吧，我们这一代》、《爱情献给祖国》是三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诗歌，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共同的思想，同样的关怀着对祖国人民的命运。

《蓝色的会徽》以一枚会徽为中心，写出一九六九年城市文艺兵敢于突破“白色恐怖”去演唱时代风雷的飒爽英姿——

十月的夜晚欢腾着六月的雷声
青春的生命汇入历史的洪流

还有，是作者对往日战友的怀念和鼓励——

蓝色的会徽依然光芒永放
年青的战友啊！你在何方

这首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较完整，是一首颇为成熟的作品。

《来吧！我们这一代》这一首在形式上和语言上都可以看出是属于初学者的作品，但同样有着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和豪迈，语言上也有所创新，象诗的第一段——

来吧，紧握住亲人的手
红日啊！请你做个证
瞧我们
誓将照会
山欢水笑问

及最后一段

来吧，我们这一代！
风雷系双肩
……
心里一幅红图画：
奋夺万里阳光
献给水火人间

《爱情献给祖国》写出作者对祖国的爱情高于个
(转入第24页)

赤道新曲



美丽的祖国

集创词曲

G 调 2/4

| 5̣.4̣ | 3̣ 5̣ | 1̣ 2̣ 2̣ | 3̣ . 2̣ | 1̣ 1̣ 7̣ | 6̣ 7̣ | 1̣ 2̣ | 5̣ — |
 我们 美丽 富饶的 祖国 胶林 稻田 闪金光
 | 5̣ . 5̣.4̣ | 3̣ 5̣ | 1̣ 2̣ | 3̣ . 4̣ | 5̣ 2̣ 3̣ | 4̣ 4̣ 3̣ | 2̣.2̣ 1̣7̣ | 1̣ — |
 土地 肥沃 山峦 雄伟 河水 奔腾地 流向远方
 | 1̣ 1̣ ||: 4̣ 4̣ 3̣ | 2̣ 4̣ | 3̣ 4̣ 3̣ 2̣ | 1̣ 1̣ | 2̣ 2̣ 2̣ | 1̣ 7̣ 1̣ 2̣ | 3̣ — |
 不管我站在什么地方我 永远要坚持 作战
 | 3̣ 1̣ | 2̣ 2̣ 3̣ | 4̣ 2̣ | 3̣ 4̣ 3̣ 4̣ | 5̣ 6̣ 5̣ | 4̣ . 3̣ 3̣ | 4̣ 5̣ | 6̣ — |
 为 人民的 事业 英勇 献身 实现 光辉的 理想
 | 6̣ 1̣ ||: 4̣ . 5̣ 5̣ | 6̣ 7̣ | 5̣ — | 5̣ 5̣.4̣ | 3̣ 5̣ | 1̣ 2̣ 2̣ | 3̣ . 2̣ |
 不 光辉的 理想 我们 美丽 富饶的 祖国
 | 1̣ 1̣ 7̣ | 6̣ 7̣ 7̣ | 1̣ 2̣ | 5̣ — | 5̣ 5̣.4̣ | 3̣ 5̣ | 1̣ 2̣ | 3̣ . 4̣ |
 国 请接受 我的 誓言 等到 实现 光辉 理想
 | 5̣ 2̣ 3̣ | 4̣ 4̣ 3̣ | 2̣ 2̣ 1̣ 7̣ | 1̣ — | 1̣ 0 ||
 想 祖国 马来亚 闪耀 红光

我要为祖国歌唱

D 调 4/4

辽阔、抒情

马田词
霜月曲

| 0 5̣ | 1̣ 2̣ ||: 3̣.5̣ 4̣ 3̣ | 2̣ 3̣ 2̣ 7̣ | 1̣ — | 1̣ 5̣ 6̣ 7̣ | 1̣.2̣ 1̣ | 7̣ 2̣ | 1̣ 7̣ 1̣ 6̣ |
 我 要 为 祖 国 歌 唱 我 的 歌 声 永 不 变
 为 祖 国 歌 唱 让 我 的 激 情 化 作 火
 | 5̣ — | 5̣ 6̣ 6̣ 7̣ | 1̣.7̣ 6̣ | 5̣ 6̣ 4̣ 5̣ | 3̣ 5̣ | 4̣ 3̣ 4̣ 2̣ | 3̣.1̣ 2̣ 3̣ 4̣ 3̣ | 2̣.5̣ 2̣ 4̣ | 3̣ 2̣ 3̣ | 1̣ |
 调 焰 在 阴 郁 的 日 子 里 我 不 悲 伤 祖 国 的 未 来 是 一 片 阳
 在 璀 灿 的 旗 帜 下 我 豪 情 满 腔 为 红 遍 人
 | 1̣ — | 1̣ 5̣ 1̣ 2̣ ||: 2̣ . 5̣ 5̣ 6̣ 7̣ 2̣ | 1̣ — — 0 ||
 光 我 要 问 我 放 声 歌 唱

按：为方便谱曲之故，歌词有略有改动，尚祈原词作者见谅。

鄉城文艺

双月刊

乡城文艺

乡城文艺出版社 (P. O. BOX 331, QUEENSTOWN, SINGAPORE 3.)

1974年8月

理想纸品印刷公司承印

出版准字: M. C. (P) 909 / 74

定价: 0.70元